

十日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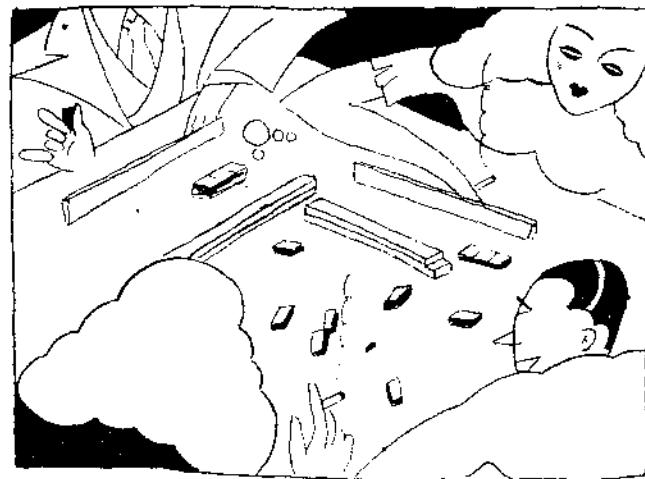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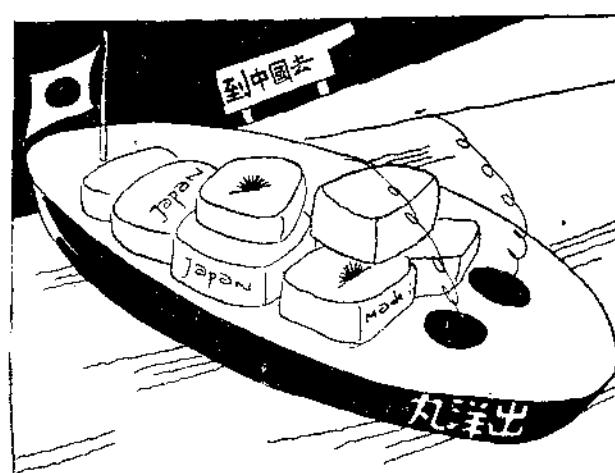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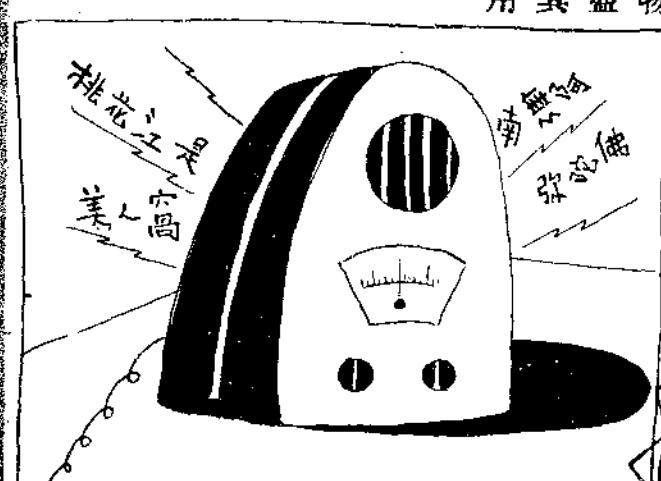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二十三年五月三十日發行

三十一期



興國新猷圖



論英雄和美人
救國妙策大觀
關於大地攝片

林庚白 欧陽子倩

文壇談狗篇

劉麥仙米

阿南嫂

DECAMERON

NO. 30

角一洋大份

我們的廣告

十日談爲最有趣味之

讀物，沒有偽君子的矜持，沒有高等華人的作態，但並不流於低級趣味，也不墮入流氓階級，不過激也

十日談發行號外

學校生活特輯

三十二開本二百六十頁

現已出版

特價大洋五角版

不赤化所以無危險，不趨奉也不結交權貴，所以不卑俗。真純的坦白的，而是很充滿青春之朝氣的，是人人的好朋友。

以上是我們刊出過的廣告，雖然是廣告，但要達到這個目標。

通告。
十日談旬刊社啓

日十

第本訂合
已現

一本，裝訂一大冊，洋洋大觀，現已出版，愛讀者作保存之用，最爲相宜。
定價每冊大洋三元正

第一出版社

章克標著

連史紙印上下二冊
古式裝訂風雅可愛
內容充實趣味悠長
既莊且諧亦喜亦憎
曝露鮮明指摘入微
借鏡有道趨避須問
莫入歧路離此迷津
春雷一聲直上青雲

文壇登龍術

定價一洋六角

第一出版社

談

日

十

五卅精神何在

年來民氣的銷沈，可謂達於極點，滬戰之役曾有度一熱烈的迴光反照，表現踴躍輸將，可是也有人以遊藝娛樂救國等等相號召，而失却此種運動之莊嚴，更有侵占吞沒之風說，而將此運動逼入穢惡之境。一切高尚的心，悉被踐踏，熱沸的血，冷水淋頭，真像有些人以摧毀吾人純潔高尚之心神爲快的。真像些人，同我們站在同地位的人，要想勒逼我們去俯首受帝國主義的宰割似的。

回想九年前的五卅，那時是在軍閥割據時代，南京路上的流血，反帝感情的高揚，是一幕多麼壯烈的悲劇，雖在軍閥割據之下，而人民之受壓迫，還是可以有若干分的自由伸展之餘地的。當時帝國主義在內外的兇殘，也不能像現下的嚴重，而現在的沈默，不得不令人疑心國民的心是那裏去了？

這一種思想，大概人人都懷有的，但處於現狀下的我同胞，是在救死圖存之不暇，實在也不能有餘裕去顧及民族國家，到也是實情，在這苛暴的重負與經濟凋零的高壓之下，更有何力來發揚民族精神呢？所以在這年頭，苛暴變成了絕好鎮壓的武器，不怕你强悍的民衆不就範，何況民衆素來馴良如羔羊呢？

五卅精神是無疑已被壓殺了。有些爲帝國主義的走狗之徒與作封建殘餘的大王互相攜手，想分一杯殘羹的，正在奄奄待斃的活屍身上吮吸膏血，那是一幅多麼可怕的圖畫啊！在高呼民族復興聲中，我們似不應有此幻像，但此活像却活現在眼前，真令人無話可說！

但我們不能相信中華民族是就此被那些民賊殺死的，我們將有翻身之一日，那一定是五卅精神復活之一天，而壓迫者一定要受到他們所應受的，那是在人民的忍耐爆破的時候。一切帝國主義者等着吧！我們的報復，不會輕鬆的。

十日談第三十期目錄

五卅精神何在	記者一九七
學校生活特輯發刊之詞	記者一九八
改革與復古	李三郎二〇〇
論英雄和美人	沈華衣二〇〇
轉變作風	陳夢馨二〇二
救國妙策之洋洋大觀	晶退二〇三
關於大地攝製影片	陸沈二〇四
浴佛節的靜安寺	羅靜平二〇九
車潮雜景	碧星二一二
玻璃燈彩	今每二一四
今文觀止	一一六
十日漫畫	插頁
林庚自筆調	七
歐陽子倩在傾州	七
盧隱女士殞殞記	象恭二二〇
文壇談狗篇	岱重二二一
四個男和兩個女	柴麻二二二
廣州手車生活概況	梁屏候二二五
仙米歎	陳萬斯二二六
刈麥	息索二二七
阿南嫂	陳福熙二二八
冒失鬼談話	曾高錦二二九
陸氏血案	家械歸二三二
吸煙室	二三四
廣東學生	李三郎二三五
編譯室	二三六

學校生活特輯發刊之詞

記者

學校生活特輯目次

當學校生活特輯發刊之際，應略述數語，以飾卷頭，說明編輯此小冊之用意，與夫

繼者之希望，因爲詎如次一

學校生活，可以說是吾人的黃金時代，有極其甜蜜的回憶，即使像編者那麼出校已十多年，當時風氣鄙塞，男女同校，不會通行，而且劃有鴻溝，不准男女學生有何交涉動作；不過也有許多很好的回憶，使人念念不忘。因想現在文化進展，男女社交公開，同學一堂，討究談論，切磋琢磨，一定有更好的更有趣味的事，為許多人所樂於講述的，而且也為許多人所樂於聞知的，所以想把這些採集起來，彙刊一冊，一定是有很好的材料，會使人興奮的。

本來十日談中，設有學校生活素描的一欄，初時稿件極少，後來却愈來愈多了，一時不能悉數刊出，頗有若干篇難以割愛的佳構，爲使這幾篇文章有與世人見面的機會起見，和上述的理由，便決定了出特輯一冊。

豫計一經通告徵稿，來稿勢必擁擠，所以得多預備些紙面。因之本來想對於各定閱戶不收費的，也做不到，現在計算下來，成本是要收回的，所以想出寄贈優待券的辦法，這實是不得已的。本來十日談一刊，絕無微利可圖，而且每月總不免稍有缺損，但因為不想受什麼非分之財，也不願言論上受什麼不當的牽制，所以我們甘願清苦一點。一方面我們又是賠不起錢的窮人，自得想出種種方法來彌補這個缺陷，那全靠同情我們的人幫忙了。比方許多投稿人，便是大大的幫忙的，他們明知我們報酬極菲薄仍肯為我們撰作稿件，不像那些唯利是圖的名家，以不值得做為口舌而拒絕援助。這也是因為我們一向站在劣弱者無名者的一面，和那些名人原是合不攏來的緣故。

果然在十日談上刊載了徵稿的廣告之後，限期雖不過十天，而稿件已經很令編者吃驚與受苦了；遠道的人，是無法依時投到的，但仍有太多的稿子，使編者每天要看到晚

發刊之詞	徐家匯風景	不準抗日	獨立學院	中學生的生活	繳學費	做禮拜的意義	男女同學	中學生活的回憶	黃金時代	回憶中的片段	清黨的喜劇	這里沒有旗袍	南北學生氣質	這裏的蓬帳	一長條的鏈	大小學行進曲	大學散記	我的大學	形而中學生	都府零拾	念週課	會考	國文課	上殺蟲藥劑的速寫	軍訓堂內	學習們的黑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十二時，這種額外的勞作，編者因爲是寄稿人好意的課與，所以也甘之如飴。結果自然是美不勝收，便成了我們現在的這一冊小書。

說小書是自謙之辭，雖則大可不必自謙，因爲稿是投稿人熱心寄來，都是佳構，而且洋洋十五六萬言，包括大中小學的各個階段的各方面，五花八門，可以說應有盡有，並且地域也北及長城，南迄瓊崖，可以說總攬全國學校的精英了。要是一個人，是無論如何寫不出來的，而且差不多全是目下最鮮活的事，中國學校教育現狀，在這裏是活寫出來了，我以爲比之教育部與各省教育廳的官樣文章的報告，其價值不可以道里計，而最重要之點則爲一是活的事件，一是死的記錄。倘使真個是熱心於教育的人，應該知道學校的實情，這是極可珍貴的參考資料，希望不要錯過了。即是平常人，也大可一讀，便能明現代的學校教育之成果，學校教育果是改革社會的利器否，學校教育果能促進文化否，這裏將給你若干暗示，這裏不研究這些題目，自然不會給你結論的。

這到是我們這小書的意外的收穫，我們並不存什麼革新教育的野心，但把學校生活一看，知道教育的有待於革新者甚殷，而且現在的學校之墮落與腐化，差不多全中國各地都一樣，亦足以見中國是在一個危險的時期之中。因之教育者應知其責任重大，而社會改造家應知有工作在等他去做。這是始料所不及的，但誰能否定這話呢！

但學校生活特輯，並不要求教育進與社會改造，牠只把學校生活的實際情況，顯露出來，便已盡責，其他是不關的。可惜因爲籌備時間短促，不能有充分的餘裕，因此集稿極匆促，而偏僻的遠地，的確不能供給材料那是無補救之法的。還有在集稿日以後收到之稿，也因時間關係，不能刊的很多，應表遺憾。但仍能有如此豐富的材料，均出自熱心投稿各位之賜，編者所深謝的。

末了謝錢君甸先生於百忙中抽暇爲作封面，使本書增光不少。

在六月底以前定閱本刊全年一份者繼續贈送學校生活特輯半價券。

畢前奏曲	國文先生	友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阿林		
方遜		
薛吟		
杜毓		
生		
前奏曲		
學生軍總檢閱素描		
植樹		
早操的前後		
拒絕		
石先生的國文課		
歷史堂一瞥		
公寓生涯		
軍訓漫記		
明高爾		
李正遜		

改革與復古

李三郎

會」吧了。用不着這個『復古』的名詞呵。

幾千年來的中國，一向都用鋤犁等做農具的。那像得外國的進化，用機器代替人力呵。這是中國沒有「改革」的緣故，就是鄉土風俗，那一個地方不是同樣的固舊的呢？除掉城市的有學識的人們明瞭現代思潮外，一般的鄉民們個個的頭腦依然有着「皇帝」的。尤其是在這樣的時局紛亂。「失業」「飢寒」農民們所受的痛苦，剝削，苛捐，真是個個都一樣盼望「真命天子」降臨，希望有個再生的「文王」「堯舜」之類的把他們的疾苦解除呵。

民國成立了二十三年了。形式是有「改革」的但事實上人生的痛苦，反是一天比一天重。「破家縣令」只是變相的殘毒的「皇帝」而已。除了學到歐美的摩登毛病，增加了無數的「流氓」的「洋翰林」，變相的「奴隸性」以「英語」爲「通用語」的怪現象外，就是飛機，兩年前東北失守，「不抵抗將軍」

論英雄和美人

馮蕉衣

把三百來隻化了錢從外國購來的飛機送給日本。同樣地目前的『航空政策』也有什麼「改革」的可言呢？

現在，是『復古』的聲浪最高的時候。尤其是在南方。鬧個不休的。外國人說『中國人是猪猡』，單就這『復古』的事件下便證明外國人的話說得不錯的。中國人是如此蠢笨的呵。可是，『復古』這個名詞用得不多適當的。因爲，我們詳細地分析開來，現代的中國和十九世紀以前的中國沒有兩樣，換湯不換藥的怪現象，仍是一個沒有『改革』過什麼的『舊社

會』了吧。用不着這個『復古』的名詞呵。

讀經書，以古學爲讀書的標準，使學生們無從探討其他的
新思潮。簡直說，中國不用『改革』，更不用『科學的』，要退回
古時的態度。『文質彬彬』，『待人接物』均以『君子之風』人家攻
擊自己時可用『韓信之忍』以接受之。同樣地，人家搶奪自己的
土地財產可以『讓之而無怨』『此乃仁也，義也』的態度應付之，
則中國可以不亡了。

可是，我以為，這樣『復古』是不澈底，反會惹外國人歎笑
的。澈底的『復古』要回到『神農伏羲』以前的野蠻時代。一切虛
偽的文明不需要，拿着鬥爭的利器，裸着體（那麼並沒有什麼
『有傷風化』的醜態了。）一切的事都要剛強地，武力的，反抗
來的壓迫和侵略。這樣，才是中國固有的民氣，而且是澈底的
『復古』呵。

個漂亮的郎君！這樣一生，可說是忻忭以度之。固然，美人在這個時代裏，如果不生得如花似玉，奈何！奈何！不然她們便要悶氣鬱死了！

自然地，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是個天經地義而不懷伏的沿革的定例了。——假如，國家不幸，政治失統，軍閥，土匪，及帝國主義……等等，乘釁縱害，穢亂地方，殘害生靈的時候，誰都不了了着天下的政局，躍然達到了「倫分」的程度了。呵，那般老百姓，在腦海之中閃浮着這幕慘痛的悲劇，總是血淚潛然了，在他們理想中所崇拜的所謂民族英雄，於是乎便應運而生，洶洶復復地為國獻力，除內憂，禦外患，其目的在為人羣謀福利，圖安存，而作出轟轟烈烈的奇蹟來，雖把生命犧牲，亦不顧惜的。——因為，怕死亦算英雄了。

呵，那末，英雄是健國的能兒，老百姓當然是奉之為至尊至聖，是無所廢言的了。

有人說：「亂世出英雄！」沒有人說：「亂世出美人！」在一切的過去辭調裏，當然在這遞嬗的當兒，美人的丰度，英雄壯烈的高度，實在不能成一個正比例的公式了。

又，有人說：「英雄是國柱；美人是禍水；自古英雄多好色！」這幾句話，真是千真萬確，萬不是謠言污語，且在國家淪亡之秋，英雄却能治世，美色是英雄殺身之禍，有時倒弄得

天下更加紛亂起來。——這所謂英雄氣短，兒女情長！

其實，這一種事情，在舊小說中，像這一類的典故，正是萬分的多着哩！——諸君若是不信的話，我亦不怕麻煩的，在

千千萬萬之中，橫順地把它介紹出一個古例來：

呵，在三國演義上，如王司徒巧使連環計，一章中的驪嘆外書，有『劉關張三人不能戰勝呂奉先，而貂蟬一女子能勝之，以粧席為戰場，以脂粉為甲冑，以矯盼為戈矛，以嘲笑為弓矢，以甘言卑詞為運奇設計，女將軍真可畏哉』！

這一則古例，也真是古人的明訓所謂：「英雄難過美人關了。」

可是，從上面這則強有力的鐵證，諒諸君都也承認着世上

的美人，對於英雄是有無窮的損害了。

呵，且深進一步來說，在此刻的今日，革命又未成功，然而離成功的道途，已是不遠，行將光明。陰霾盡蠲，錦繡山河，尚見半壁的時候，當然說不來是風平浪靜的世界，英雄是不可多得的動物了。總而言之，英雄是含「有時間性」的，如果一朝天下風調雨順，英雄是沒有處世的機會。呵，便擋置一旁，倒還不去說及他了。於是乎美人呢？亦無從嫁英雄了，可是我們這班大雅不屬的低能兒，福高享大，藉此時光，便可與美人一同上市，或者是登台打演的了。

就良心上說，英雄萬萬不可娶美人，只可娶醜人更佳點，因為使英雄無所見戀，而致効于國家大事，就可避免又演出「不要江山要美人」的舊劇來！何況又不是個個生得楚楚書生，實在是不值得的。又再舉另一古例來說。如：齊國的齊王，雖不能說是英雄，而能娶得醜形怪狀的無鹽女士，會調兵點將，使國家重復振興，這是值得我們之所以欽佩的了。

至於英雄能得美人，而成志者，自古以來，能有多少人？你看！現在的中國，美人易求，英雄難得，在百萬軍中，不可無主將，好像天下可以無洪而切不可無公，實在是不錯的話了。——英雄雖勇，主將雖能，確乎一見了美人而拜倒石榴裙下，把一切殺敵的勇氣頓刻間而軟化去了。所以，有人在煙前茶後玩說：

『只用美人不用兵……』。一類的話。

我想，這雖係笑資的說話，然而，也可以永垂千古了。因為，一則正合現在女子參政的機會。二則好讓焉支英雄出健風頭。三則勿使英雄只爲男子獨佔有的。四則……。

說亦奇怪，萬一美人能實踐到這一步來，美人也是英雄了，諸君知道嗎？積極傳統的男英雄，變成怯弱了女子一樣也不一定哩。但在這一點，男英雄方面，也應該顧及到，而至於讓一讓個方步吧，萬勿世襲地輕視了美人呵，正如俗語說：「麻雀雖小，五腸肺俱全」啊！

轉變作風

陳夢藝

著啼笑姻緣出名小說家張恨水先生，他的作品，風行全國

，盛極一時，真是中國文壇上的幸運兒。

五月十二日新聞報附刊新園林，發表堅白先生的「張恨水先生將轉變作風」一篇短文，說張恨水先生，要到西北去遊行。甘肅陝西等省府主席，表示熱烈歡迎。張恨水先生這次遊行，純爲考察西北人民實地生活狀況。預備寫幾部敍述民生痛苦

的小說，積極發揮民族意識，洗滌過去蝴蝶派的氣息。並說張

恨水先生，這次下了最大決心，轉變作風，確是值得讚美的。

張恨水先生的轉變作風，是要寫幾部敍述民生痛苦，發揮民族意識的小說。他的頭腦何等的靈敏，目光何等的遠大。莫怪堅白先生，希望張恨水先生，轉變作風之後，在文壇上有更偉大的貢獻。

專門供給有閒階級消遣，離開大眾的作品，是等於託爾斯泰所說的贗藝術品。張恨水先生，在沒有轉變作風的時候，都是寫這一類的東西。環顧中國文壇上，有許多寶貴的地位，許多的刊物，都爲寫這一類東西的人所佔去。這種蝴蝶派的作家，真是車載斗量，不計其數。這許多作家一個個的，都應當要和張恨水先生一樣，來一個轉變作風。在要轉變作風的時候，我來向張恨水先生，與別位自己覺得要轉變作風的先生們，說幾句話。

諸位先生！你們轉變作風。這一轉，是向後轉呢！是向右轉呢！還是向左轉呢！這三種不同的轉，有天南地北的差別，有順風逆風的不同。最重要的現在時代環境裏的中華民族，你們千萬不要造了許多的強心劑和嗎啡針，向他們身上注射，他們在麻醉中走上了歧途，被人家利用。這一變，你們更不要由蝴蝶變做了蜻蜓，或是變做了蝙蝠。

救國妙策之洋洋大觀

品 淬

小子生不逢時，適遭亂世；農村破產，都市衰落，自度數年苦功，博得一紙文憑，亦無討飯之處，乃翻然改弦，來都鬻力「機器間」（註），機械之陳而腐者，每自視高傲，氣餒逼人，大有後生不足道之氣概！小子向有孤傲怪癖，自度一己不幸亦成機械，受盡銅臭屁氣，初有不如「掛冠乞歸，重理舊業」之默念！迨讀唯物史觀因果論 A.B.C.，乃恍然大悟，方自覺一己之苦於屁臭，追蹤履跡，誠係大有根因在；根因不去，屁臭難除！根因謂何？固非算命瞎子嘴裏底八字，而在國之不得救也！

竊嘗以國勢雖危如累卵，然其不亡也必！此非樂天之論；蓋多難興邦，窮極生智，黃鼠狼猶得放救命屁以全其生，况乎有五千年歷史之堂堂華胄？君不見，國難聲中，綢緞布莊在提倡國貨救國，玩具舖主在提倡兒童救國，舞廳老闆在提倡跳舞，教國，堵滿臉龜在提倡放風箏，跌鍵子救國，轉世活佛在提倡誦經禮讚救國乎？國勢雖危，而救國之道，五光十色，迷離撲朔，不一而足；誠無異臥榻呻吟奄奄一息之病鬼，人參、燕窩，白木耳回魂丹，尿浸鷄蛋，火中之桂圓肉等十管齊下，其於

小字生不逢時，適遭亂世；農村破產，都市衰落，自度數年苦功，博得一紙文憑，亦無討飯之處，乃翻然改弦，來都鬻力「機器間」（註），機械之陳而腐者，每自視高傲，氣餒逼人，大有後生不足道之氣概！小子向有孤傲怪癖，自度一己不幸亦成機械，受盡銅臭屁氣，初有不如「掛冠乞歸，重理舊業」之默念！迨讀唯物史觀因果論 A.B.C.，乃恍然大悟，方自覺一己之苦於屁臭，追蹤履跡，誠係大有根因在；根因不去，屁臭難除！根因謂何？固非算命瞎子嘴裏底八字，而在國之不得救也！

：貴在方法簡而易行，意義深而且長，爲除目前屁臭之苦計，不得不據其旨趣，旁徵博採，思得救國妙策數端，略加註釋，俾與「救身必先治國」之同志，力予提倡焉：

一、鑄幣救國

鑄幣救國之宏論，乃創自北國某政委兼省

主席之尊口，非小子所敢張冠李戴也；月前會見滬上某大報載該主席老爺倦遊歸來後之談話曰：余今視察陝綏各省，見農村破產，現金集中都市，故今日欲云救濟農村，必先大量造幣云云，主席之宏論，安得云妄？自是乎鑄幣之足以救國者信矣！

二、回籍掃墓救國

近日邊陲風雲日亟，而要人們之回籍

掃墓而亦相與成正比例之熱鬧！有黃毛小稚，每據以爲大事批

評；可謂淺薄渺小，不知回籍掃墓之重大意義！何以云然？蓋

「君子不忘其舊」，垂諸古訓，亦深切乎今日新生活四維之道；

（Cigarettes）一枝，悠悠於煙霧彌漫中，尋思「救身先治國」之妙策矣！

三、回籍掃墓者，乃所以示「要人不忘其舊」耳；「不忘其舊之風如

能一旦盛行，小人皆能搖首一變而爲君子，則東四省雖失，國

人決不致淡然忘之；於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行見二十年以

後，國府決不致再有蘇州人講話式」的宣言，外次唐有壬所謂

「以武力收回亦屬不可能者」將一變而爲可能矣！

三、討姨太太救國

討姨太太者，非閨人要人不能爲，而

閨人要人之所以討太太者，乃爲增加某方面之興趣；據諸生理

學定理言之，某方面興趣愈濃，則易得穎慧壯健之子女；其子

女既得要人精靈之遺傳，復獲得天獨厚之天賦稟質，其必爲未

來之大惑無疑！於是開要人家譜，國史記載之新紀錄，必可拭

第
自以待矣！討姦太太之功用大矣，焉得云非？

三、四，姦通救國。報載南京某科長姦淫其屬員之妻，此之謂姦通，亦云私通；姦通之道而能救國，豈非把八股先生氣得二眼直瞪，氣也透不過來乎？實則，八股先生大可靜性平氣，細加思索，小子之瞎說，確還有點真理！君不聞，西之耶穌，釋迦牟尼，北之馬克斯，中之老子，孔子之流均屬私生子乎？私生子智識能超人幾百倍，乃能推動歷史，創造偉業，而私生子之來源，必自私通；今國勢阽弱如此，誠以賢能缺乏，孔子之流不復見於今日耳，則救國豈能捨姦通而不談耶？某科長也者，任勞任怨，大幹其姦通勾當而不覲然知恥若是，誠百世難得之愛國青年也！

五，撒野屎救國。撒野屎臭而不雅，事屬卑污，豈知能列入救國方策之一端耶？曰：然！蓋今日世事固多，反常耳！數月前君不見報載胡老老在無錫撒野屎後之妙論乎？彼曰：「撒野屎於曠野，空氣清新，有益衛生！」其言於今度之，似與褚滿鬚子之提倡放風箏，跌鍵子，有同途異轍之功！放風箏，跌鍵子之能救國既已衆口一詞，則以三段論法之推演，撒野屎亦足救國一語，誠非妄謬！况撒野屎於曠野，既可增加田野間之肥料，其衛生蟲亦得爲日光曝曬而消滅，且全國男女人士皆半天屁股相率效尤時；則又可節省一下衛生設備之無謂消費也！

六，選皇后救國。方今各界選皇后之風大盛，其急進有如倭寇之積極侵略華北者！夫皇后之被舉也，必其姝，風姿傾國傾城，舉止柔媚多情；則我外交當局如能見美應變，不妨乘機

再作國聯之乞憐；倘能邀得其二次來東亞之調查，則道經中華，皇后際此大可一獻身手，效倭國各媛獻花之故技，以博團員期相，供其驅使，則當團員暢慾歸去後，必能眷戀皇后情重，而使大出國聯軍隊，直搗蕞爾小國。斯時也，吾當局得不費吹灰之力，重遣不抵抗將軍歸去老窯矣！誰謂選舉皇后之無裨益於國難耶？

救國妙策已如上述，是否有當，尙有待於全國人士之取決也！

(註)機器間者，政府機關也；並且政府機關辦事全屬機械性質，連一個「令仰知照」，就送一個「等因奉此」，任其事者亦苦磨滅靈惑，失去自我意識及活動，愛以機械各之，不亦當乎！

三
註 冊 商 牌 品 出

•式童•式女男•式男•式女。

衣 汽 游

襪線光絲，襪絲蠶 真式男

售經有均司公貨國店商貨百大各 國內洋南島羣各

里樂和路南河海上

啟謹廠織毛華聯

關於大地攝製影片 陸沈

農民已經不再像王龍那樣溫馴了，奇捐雜稅使農民流亡，天災人禍迫他們逃荒，那裏是「福地」呢？反正是絕路一條，於是不得不挺而走險了！

大地（Good Earth）最初發表在美國大西洋月刊（The Sea Atlantic monthly），一九三一年三月在紐約初版，獲得了本年的普利澤文學獎金。作者賽珍珠（Pearl S. Buck）很小的時候就被父母帶到中國來，因此所接近的都是中國的兒童，老媽子，農夫，小工……從他們的嘴裏聽到許多民間故事。十七歲雖然會回美國入大學，畢業後又到中國來，她對這古老的國家似乎有特殊的感情。作者成名後，曾到歐洲遊歷，不知為什麼她總想念着中國，所以去冬又帶着渴念的心情回來了。作者還著有東風西風，兒子們，少年革命家，和許多短篇，最近譯完小詩傳，在紐約出版，曾轟動一時。她的著作都是關於中國的。

中國的作家只知描摹身邊瑣事，不肯努力去幹，九一八，一二八，接連着的礮火，丟掉整個的東四省，燒毀繁盛的關北，，抓住這些事件的作品有些什麼呢？農村破產，達於極點，二十世紀還有「殺賊傷農」的怪現象，農民的痛苦呻吟，又有多少作家注意到呢？大地是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寫成的東西；但是像這樣的作品，還是出於美國人之手，我們不能不引為慚愧吧？現在描寫中國農村的作品，好像雨後春筍一般的多起來，這實在是可喜的現象，那麼大地至少是促成這種現象的新刺激吧？

大地在中國已有三種譯本：一、伍蠡甫譯，名福地，是節本，華通書局出版；二、胡仲持譯，名大地，開明書店出版；三、張萬里張鐵笙合譯，亦名大地，北平志遠書店出版。大地的好處是描寫細膩，大約因為是外國人吧？對於中國農村情形，農民生活，無論大小，她都非常注意。描寫中國農民對於土地的觀念是多麼深刻呀！王龍老了，他的兒子想賣田，但是他堅決的不肯，「你們賣田呢，那是完結了。」中國有多少像王龍一樣的農民，他們熱愛土地，土地是他們整個的生命，土地可以養活他們全家，春天來了，聞着泥土的香氣，農民便開始盤算一年的生計了。王龍是中國多數農民的典型，但是近年來，

最近米高梅電影公司想拍攝大地影片，已於四月十八日借滬電影明星王元龍及中宣部電影檢查處杜庭修等二十餘人來平攝取外景。二十一日晨九時在安定門外黃寺附近，用空棺一個，六十四人槓，五半堂執事，和尚二十名，並在當地用洋十五元雇假孝子一名，拍照出殯儀式。十二時許，事被北郊區署聞知，以此舉實污辱我國太甚，當即制止，並將玉興槓房管事人侯六帶區訊辦。二十三日上午八時許，又在天安門拍照難民逃難情形，男女老幼參加者約兩千餘名，令難民由天安門面外跑出，經過天安門外御河橋往東，至太廟前過橋，順甬子河西折，至天安門而止。拍畢，每人發給大洋六角，屆時內六區署長延庚帶領巡官長警會同保安隊偵緝隊等在該處保護，並維持。

秩序。平市黨部以爲米高梅在平攝製「大地」，其中婚喪難民各節，頗多侮辱我民族之處，特於日前電請中央宣委會注意。

十六日已得中宣會電覆，略謂：米高梅公司來華攝「大地」，劇本早經審查修正，並派杜庭修同志隨同該公司監視指導，在平拍攝各幕，事先均經杜同志隨時電徵中央電影事業指委會之意，方開始拍攝，且所有在中國攝製之影片，均須送京經電影檢查委員會檢查後，始准予出口云云。該公司爲完成「大地」影片，須將清宮一切情形攝入，惟現在故宮因多年失修，頗不美觀，刻擬由該公司出資美金十萬，作修葺故宮之費。並將赴大同等處雇用小腳婦女，充任宮女及侍女，現該公司已派員赴南京與中央接洽，如得我方同意，即返平進行各項事宜。（見世界日報本市欄）

關於侮辱中國民族，有些人似乎非常「公憤」，覺得中國本來是「禮義之邦」，一切都比洋鬼子好，假設有人說中國不行，這些大人先生們一定拿出衛道者的精神來，於是「發通電抗議」，雖然那些事中國「古已有之」了，自己卻總不肯承認。這種義和團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驚服，應該像「新生活運動」一樣厲行才對！

侮辱中國的影片，似乎好久以前就有了。魯迅在呐喊的自序裏提到日本演中國人被砍頭示衆的事，那時還是一九二〇年左右。黃柳霜是華僑明星，據說和飛來伯合演「紅線盜盒」有侮辱中國嫌疑，她還演過許多片子，都是被認爲侮辱的，內容怎樣，因爲沒有看過，不敢瞎說。大約太低級趣味了吧？所以

對這位黃小姐總是一致抨擊的！米高梅這次來平攝製「大地」外

景，又有侮辱我國太甚的地方，當然要提出抗議了。

所謂「侮辱」，大抵是指殺頭，豬尾巴似的小辮兒，兩道黏黃的鼻涕，纏小腳，不講衛生，殘忍野蠻等等。「侮辱」似乎應該是「無中生有」的事，例如說北平衛生上充滿了裸體的男女，行同禽獸云云。光着身子這事，據我所知在北平是沒有的，除了夏天小孩子在胡同裏裸體以外，實在沒有人肯「犧牲色相」？假說有這樣的記載，當然是侮辱了！這次認爲「侮辱」者，其實都是「自古如斯」的。出殯儀式本來就很熱鬧，有時竟至斷絕交通，擺一兩里那末遠的行列，自己既然這樣「殯」，怎麼拍攝電影就算是侮辱呢？前幾年梅蘭芳博士在東城無量大人胡同殯他老太太，也是熱鬧非常，好像還有警察跟隨着，經過米市大街的時候，的確威武！你看和尚們吹笙擊鼓，執事們吆三喝四，多麼熱鬧！孝子和送殯的人擺了個「一字長蛇陣」時時邊觀的人們都羨慕得流口水，沒有人認爲是中國民族的「侮辱」。這次卻不然了，噃。吉訶德的精神呢？阿Q的精神呢？

難民的表演，不用說也是「侮辱」，幹麼不宣揚咱們的「固有文化，偏弄些「難民」來給中國丟臉？難民似乎也不是「無中生有」的事吧，農村破產，難民是最普通的現象。誰使農村破產？這不能不歸咎於軍閥的混戰，和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兩者狼狽爲奸，於是難民就大批的製造出來了。一九三一十六省的大水災，算起來該有多少難民呢？水災並不是什麼「天意」，完

。難民在中國是最普通的現象了，當局還能挺起胸脯來否認這些事實嗎？不想根本的方法，只注意一點「小面子」，畢竟是不中用的！

記得洪水泛濫十六省的時候，東安市場的門外和馬路的牌樓上，掛着「一塊錢可以救人命一條」的橫幅標語，這是多麼醒目的話呀！為什麼政府不說這是侮辱呢？民衆的踴躍捐款，難民又能得到幾文呢？不是報紙上常看到主辦賑災的某將軍的中飽嗎？藉着「難民」去號召，甚至吸吮他們的血，這又算是什麼呢？「國難」不是也被一般無恥的人當作招牌來發財嗎？最近上海義勇軍傷兵數十人還在法院控告大慈善家呢！

前年秋天河南來了大批的難民在天安門一帶露宿，當局爲顧全「面子」，把他們拘留在大世界的空樓上，每人每天種給四兩小米，不准外出。住了些日子，四兩小米也不發了，於是乎遣散，驅逐這樣，「面子」的確好些了；但是誰的面子呢？去年黃河決口潰堤，又造出一大批難民來，那麼侮辱民族的，自己倒是正犯了！難民之多，中國要算第一，第一的榮譽該應高興才是，侮辱云乎哉？在這不景氣的時候，美國不是也有三千萬難民嗎？（失業者）法國也不下千萬，德國更不用說了。製造難民的是誰？只要冷靜的想想，便可以恍然了！

大地的拍攝是經過一番修改了，修改過的東西，是否只剩下了糟粕，我們雖然不得而知，不過所謂「藝術」，最低限度應該保持一點「真」，大地是以描寫中國農民生活著名的，裏邊的情節都是農村的實在情形，「逃難」一節是全書的機鍵，這是王龍

一生的轉變點，攝製電影當然也是最重要的一幕了。這似乎不

應該是「侮辱」吧？王龍的確逃難過，逃難在中國又是最平常的事，那麼便應該保存這一點「真」，使界世上的觀眾切實的了解

中國的農民生活，這不但不是「侮辱」，反是很好的幫助。假設把中國難民攝成些長袍馬褂，西裝革履的闊少，當然是再體面不過了；但是又有什麼意義呢！這種體面我們乾脆就不需要。中國應該注意的不是這些小節，而是影片攝製的動機。最怕的是大地經過攝製後，只剩了全書的糟粕：例如着重於王龍和杜鵑荷花莉花的糾纏，這都是無關重要的附筆，作者因爲要迎合美國讀者的趣味，對於變態性慾的描寫似乎過重，不過仔細的想，這也是實在的，王龍富了，當然會狎娼戲弄丫頭了。

白人優勝的心理很作怪，米高梅的「人猿泰山」，「人獸奇觀」，和雷電華公司的「蠻女天堂」都是描寫白人優勝的。這當然含有不少的「毒素」在內，「大地」有些地方也不能例外。王龍逃難後，拉車爲生，有一天拉了一個外國人，他不知道這團白肉是男人還是女人，但是給錢卻是「銀角子」。作者不知道那些花旗水兵，坐車不給錢還是小事，飽以「火腿」的時候也是常有的！

米高梅派人到南京接洽赴大同等處雇用小腳婦女充任宮內宮女及侍女，中央一定會嚴詞拒絕，認爲空前未有之侮辱。那麼將來或者要換成些穿高跟鞋的摩登女郎，豈不大快吾心！記得前年春假到青龍橋旅行，有一外國人找到幾個小腳婦女，每人都發給兩大枚，想給她們拍照。中國學生大憤，於是自掏腰包

第 紙給了她們些錢，便走散了。外國人沒辦法，但一回兒又找來一些小腳婦女，結果到底是照了幾雙「小腳」。中國政府是否能每十個小腳婦女都給一點「津貼」呢？

攝製「大地」時，還有一件有趣的事，似乎也應該說出來，讓中華民族的「面子」貼上層金。在天安門拍照逃難情形，男女老少參加者約兩千人，拍畢，每人給大洋六角。其實，是每人發給一元的，中國經手人從中吃了四毛錢的油水，於是百元被中飽了！「面子」只是如此，我們也於有「光榮」呢。兩千人雖然都是「裝」難民，生活和難民並沒有什麼差別，爲六毛錢竟不顧民族面子參加表演，實在太「混蛋」！

不費一彈丟了東三省，某將軍少年勇俊，畢竟是「體面」的！湯玉麟棄承德，日軍一百三十八人長驅直入，國府礙於「面子」，於是撤職查辦，甚至於通緝；但是去年又撤銷通緝令，這也是「體面」！塘沽協定是不得已，通車通郵或者又要不得已了！嗚呼，面子……中華民族的面子！

中國的大人先生們總有點神經過敏，至少是患「迫害狂」的。他們勇於發通電抗議，今天抗議，明天又抗議，一年到頭抗議，到底抗議了些什麼？吁，抗議救國……

「四海殺人知多少，留住頭顱貧亦好。」爽心把嘴封起來吧，好，好，就此封上不誤。

一九三四，五，一北平。

國產呢前進的廠家

章華毛織紡公司

新貨市上裁季春製摩登女男裝

承蒙參觀當然歡迎

著名產地呢喺嘅

廠發行所地址…上…上海…東周周家渡…第三門市部…市門…

號三十三路川四海上…上海…東周周家渡…第三門市部…市門…

路平太京南…都市門…

浴佛節的靜安寺

雜記

羅靜平

靜安寺四週的馬路，本來是冷清清的，可是這幾天裏，卻天天有幾萬以上的人來這兒「擠」，宛如潮湧雲起，總算十分鬧熱好看，這大概也是釋迦牟尼佛的魔力之偉大處！來湊這個熱鬧的人，看去都是閒人多，大家吃飽白飯，沒有事做，終日因在屋子裏也怪悶，逢此熱鬧之節，往那裏跟人擠擠倒夠味兒，并且又是一年一度的好風光，於是乎大家來哉：老嫗，幼童，半老徐娘，摩登少女，老翁，摩登哥兒，肚和肚撞，肩和肩摩，屁股和屁股擦，身翻了過去復轉回來，挺胸突肚，擠得格外有勁！甚有許多青年女子，看樣要令你好笑，她們一個個粉面，一身身豔服，裝得生生動動，引人入迷：擠進人叢中，每個人必雙手叉在胸頭，抱二隻奶峯埋進掌裏，很森嚴樣防圍着，大有如防敵進犯之象。這料是她們的某種保險法，致一般追色之徒，大呼「倒霉」，這真夠人爲她們嘆半聲「何苦來哉！」但是，看熱鬧誰人不愛，難道好教她們躲在房裏發悶不成？她們要看此鬧熱，用此法而來跟人擠擠也便算啦。如果她們不來，少了那像獵狗樣兒成羣底摩登哥兒的影子，在這裏滾上滾下，也許這鬧熱會減色得多，而且這幾條清冷的馬路，不會變成戲場，以加累騎馬梭巡的阿三吃苦了。

進寺的人要是「佛門弟子」，我不想上天堂，便做了「佛門叛徒」，畢竟進去看看，釋迦佛不會下「叛徒免進」之令的！我



馬寶山公司 著名
出口品
二號
扁聽 汽淋 威化 餅乾
五號
馬頭老餅乾

各大糖果食品商店均有出售
熙華德路二八八號



YUNFUNG
HAND BRAND
No. 30

認明黑紙金等
貨國倡提勤女男
嘴裏喊呐，似不踏地實去做！
永不褪色，色包換，
及十字線色綉花線
金手牌門色綉花線
為首要：超等良質，一
活之要義雖多，然與民族
定價克已，往往足以勝
過紗來，而且色彩鮮麗
男勤女儉及提倡國貨，一
工作之良伴。
於全國，實為後，厲行
目前新生活運動，厲行
之第一方針，然而新生活

第十一期 這般想着，纔闖腳進去。中庭有幾個西洋「文明國」Gentlemen 站在一旁，他們互相說話着，看進香火的男女（自然是中國人）在笑笑，這笑真令我無限生氣，但我不躊躇，便進去做一番巡禮。

寺中香烟繞繞，燭光熊熊，濃烟陣陣冒起，如天降大霧。

每個佛殿大門兩邊，擺列香燭攤，香客與和尚做買賣，不准討價論價，要心誠多少錢也願化！進香火的香客，大半是老嫗們

，年輕男女總有也寥寥。他們身上掛着黃布袋，面呈笑色，心

地須不邪想，態度要戰戰兢兢，這樣佛門纔知其敬意，便肯爲他們造福除禍；且當他們進香火的時候，先把香燭都燃起來，就敲擊木魚或鐘鼓三聲，三個銅板往竹筒裏擲，這意思是告訴佛們知道他所祈禱，然後，踞在一旁口裏喃喃地唸着「南無阿彌陀佛」，候那蒲團上的人起來纔伏上去，正正經經的拜着禱着，三個頭叩完，一把銅板又落進化齋箱裏，聲音擊入監視着的和尚耳鼓，他得笑笑就好。這樣，你的福至財也來，生得子又生孫，他們歸家去都開心的這樣望想着佛們的幫忙！初八日，總爲最鬧熱的末一天，但聽說進香火的以半月爲止期。在這半月裏，一般寒窮人的辛苦錢，如此誠心敬意地落進化齋箱中，不知是由釋迦牟尼要和徒弟們帶走，抑而要轉入其他人的荷包裏，我越想越胡塗，不禁爲香客們一嘆！

寫完上面的幾段話，再搜腦袋，終沒有什麼奇特的事好記。因爲，近日祭天奉佛，在中國已是一件豪舉，不好大驚小怪的。要人們設時輪金剛法會，祭古代英雄，以求民族健康，世

界和平，百姓們則也來拜拜山神土地，終日晝夜唸經禮佛，大家一件事也不要幹，祇睡在床上望財丁並進。這樣，上下一致努力，中國未幾即將成「大同之治」的國家亦未可知！不過我想，外人的砲彈轟然打到頭來，赫赫在天的神佛們，會不會爲中國民衆那把兇猛的砲口塞住，以及能不能保持破產農村中的民衆不餓肚皮。這是夠令人懷疑的事兒！

夜 景 四 方

晚上八點半車子到了海格路轉灣情形就不同，鼎沸的人聲，已從遠處傳來，在各家店鋪面前，臨時架的竹棚，漸漸搬到我們的眼簾。車子到了靜安寺，情形就更不對了，各家臨時擺販裝的臨時電燈的光亮，把天上一鉤新月的光輝也遮蓋了。下面來，第一觸入我眼簾的，就是對過裝置在屋頂上的：Smoke Gapstan' 的霓虹燈大廣告，外國人真會宣傳，莫怪上海都市的一般高等華人之流，是非 Gapstan' 不足以表示其高等的身份的信男信女，我們知趣，只得走開！

時間雖是十點鐘，在上海還是一個很早的晨光，何況今天兩邊臨時攤子，真是多得如過江之鯽，賣的都是手工製的什用

家具另件，盆桶尤多，這是鄉下人挑來做筆臨時外快生意的；但也有機器製造的東西，可惜其中混雜了不少日本貨。

附加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馬路兩邊往來擁擠，大都是中下階級的人物，紅頭阿炭騎着高壯的白馬，也在人叢中高傲地往返巡梭；浮薄的青年，狂奔怪叫，故作驚人之舉；他們的身心地，不難明白，借浴佛之節，行色情之實。所以人是這樣的擁擠，大概都抱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玩耍玩耍的，這些臨時賣買，恐怕沒有像他們期望的樂觀吧！

我們擠在人叢中一步步前進，兜了一個大圈兒，依歸走回靜安寺的面前，因為沒有沾到菩薩的福惠，所以還想用了勇敢方法闖進去，結果聽了賣香燭商人的指導，進廟必燒香的原則，我竟也來嘗試這無聊的舉動，買了付香燭元寶想冒充進去，終於還給巡捕拒絕了，我受了騙不甘心，把買來的香燭向地上一摔，大菩薩膜拜不到，那末只好請請小土地，讓他老人家多受用點吧！

游廟之志未達，而對過搭着彩牌電燈光亮的婦女國貨年滬西國貨展覽會，又引起我們一游的心理，順水推舟，三五步跨進了會場。不過展覽會的時髦，已屬過去了，在事實上，早變做一個臨時商場。

中國國貨的製造，年來真進步得很快，五光十色，蔚為大觀；而尤以佛學書局，也另闢一間，為中國僅有國貨展覽之一，那是特點中之特點。這年頭，佛菩薩真交好運，上有黨國元老，下有善男信女，通同合作，皈依我佛如來之脚，法會其最

著者也；列入國貨，尤屬用意深長！

記者亦曾去觀光了一下，只覺印捕的在馬上耀武揚威，實在可惡，我一點也不感謝他的維持秩序，而且老實說用不到他們來維持。他們在馬上走時常故意欺人，會望人叢中衝，反而擾亂秩序。初八即廿日午後三時頃，曾有一三十餘歲之男子，被印人之馬踏傷，我見紅十字的救護車來收拾善後。我看見公共汽車已到了北新涇，但是地方官却毫不注意，路權云云一定要等到不可收拾時候再提的，中國官之昏憤胡塗可嘆。對浴佛節本身我毫無感想，但讓男女們軋軋，也不能算是壞事，因為一般無產階級沒有錢到舞場去抱舞女。



車潮雜記

碧 星

(三)開始

(六)慘劇的發生

廿六日早上黎明，有空身的車夫，十幾二十個在一起，在觀前，閨門，胥盤等街口，各處宣傳罷工，並強行放去。

以天堂自稱的蘇州，生活是永遠平靜的，和緩的。不過近年來，人世間的煩惱，却也漸漸地侵入了這安樂土。那些善良的被壓迫者們，麻木了的身心，也會感覺起痛苦來了。於是掀起鐵路飯店的風潮，城內小菜場的風潮。最近又捲起了最關切的人力車夫罷拉的風潮，真是多事的年頭了哪！

(二)這樣引起了空前的風潮

在春天，叨光天堂的名稱，來遊的人增加數倍。不但旅館商店生意興隆，便是各種交通工具，也同樣能多掙點。

這三千多輛黃包車，自然也都想抓住這機會，不肯放鬆。他們儘可能地去包圍着外來的遊客，誰曉得這生存競爭的現象，却使遊客們興緻大減。於是公安局定了新的車規：(一)不准空車在街上走；(二)車上不能坐二人；(三)過老過幼者不得拉車。新規執行了一天，便起了空前的車潮。

輪胎中氣。在半強迫之下，七八點鐘時，街上便呈出了從未見過的現象，沒有一輛車子了。

(四)殃及池魚

罷工的車夫，不但強制一切黃包車，不准在街上通行；並且自用包車也一視同仁，代為放氣而後已。以「自由」爲名的腳踏車，也一點不自由了。僅通行於城外馬路的馬車，也因遭毀而不敢出來了。於街上是從沒有過的冷清；像死了的城一樣。

(五)街 景

赤腳粗臂的車夫們，幾十成羣在街頭城門，橋頭看守着。糾察不合作的車夫。在景德路上，一位鴉片吸食者，因爲少不得買烟錢，仍舊拉着車子飛跑，然而不幸，車是犧牲在感情裏了。

街上擁擠着人，是現象，因爲是不

常見的事情，碰到「胡蜂」的蘇州呀！

在家中的人可以因爲沒有車子，悶

羣衆的感情是容易激憤的。車夫們是由零碎的組合了較大的羣，幾多羣又合成了整個的羣。這羣開始流動；從景德路而流向聚着更多車夫的觀前去，口中呼喊着。於是警官率警來壓制這類似暴動的舉動。突然人羣裏，誰喊出了一聲打，就將官警們圍住了。於是警方向天向地開放了二槍，結果車夫二人受彈傷。隨着，官警也受了羣衆的襲擊，傷了很多。街上店舖此時大抵關店，停止營業。幾小時後纔重開門做生意。車夫被捕多人。

(七)時代是倒流了

坐慣了車子而不能用腳路的人們，可不能因車夫罷工而停止他們的出來，於是二三十年前的交通工具，現在只有在出棺材時一用的轎子，便成了代步的惟一利器。然而因爲久廢不用，大都是滿沾塵埃，破敗不堪，然而街頭情形一看，無疑地是退流了幾十年。

(八)火車站上

坐家裏不出來。然火車上下來的，却不能

不馬上離開車站，尤其是行李帶得一

大堆的，於是有一條扁担兩條繩的人，

都做到了好生意；小生意攤和茶館也多

了意外的收入；還有賣傘的，也得了幾

倍的好價，因為這天正是下着春雨的一

天呀！

(九)第二天

因為沒有釋放被捕者，所以第二天

罷工還續着，街上增加了飛巡隊，于是

馬車便在保護之下，開始做着高價的生意了，驢子這時也飛漲了價。

巡警奉令到各車廠去勸說開始出租

車子，但廠主們拒絕了，說：「車子要被罷工的打毀，」

警察說：「我各處都有飛巡隊保護你們的車子！」

(十)這天看到的五輛車

這天，自用包車本來已經通行，而且可以避免被搗毀，但所謂黃包車者，却還沒有；但也看到了五輛。

早上，有一輛車向車站拉去，旁有騎着腳踏車戴着槍的警士保護，顯見車上坐的並非常人，而且拉車者也非出於自動。

下午，又見了四輛，沒有保護的警土，隨着在閨門下停下。車客也來後即命車夫接生意，但被車夫堅決拒絕了。於是四個人又無可奈何地坐了上去，原來又是所謂便衣警士之流的了。

(十一)這樣結束了這風潮

第三天早上，這破天荒的風潮，便在貧窮和飢餓之下閉幕了。至於怎樣結束呢，中國人是慣常於「不了自了」的，所以不用愁不會了結，雙方總是在互諒之下退步了，新章呢也許改動一點，以期顧到大家的面子，中國人是顧面子的；也只是顧面子的。

(十二)風潮中的數字

此次：車夫被捕三十人；傷二人；毀車十八輛；停業二天。警方放去子彈二顆，傷數人。馬車駕子生意增加收入五倍，馬車毀二輛；停業一天。

本刊下期起將開始揭載一有趣味之讀物：

濠人著：

世外桃源的學校生活
該文本擬刊學校生活特輯，因篇幅太長，故決定陸續在本刊發表，茲將先披露若干回目，以示實如消暑之最好讀物。

第一節	未名湖畔被垂釣
第二節	思義亭對景談心
第三節	圖書館靜中取鬧
第四節	課室內忙裏偷閒
第五節	「施屍園」新生下水
第六節	「生理會」博士講演
第七節	登佈告衛生出醜
第八節	驗體格遭學為難
第九節	黃昏後欣聞奏樂
第十節	入夜時悵然歌聲
第十一節	宗教樓耶徒祈禱
第十二節	閱報處共黨宣言
第十三節	抗日會工作積極
第十四節	「罷起團」服務緊張
第十五節	音樂系國難遺難
第十六節	「愛國週」晨操軍操
第十七節	寒暑假回家人少
第十八節	春節間旅行隊多

附啓

自六月一日起，定本刊全年一份計洋三元正，另贈學校生活特輯一冊以示優異，祇此六月一個月以限，逾期恕不退還，續定亦可援例。



硖石燈彩中之

晚翠亭

此為台閣之一，製作精妙，惜不能得佳妙之製版，但亦可想見其一般矣。

照例，受歡迎的行列遠遠地來了：

第一行，火把照耀得滿地白光，鑼鼓震天響；接着經過各種紙燈：紙面以繡針刺滿小孔，使顯出花朵、人物、文字等形態，或依外形繫蜻蜓、鯉魚、花盆、花籃等物，都十分有趣。

其次，經過圓而長的彩傘，傘上繪滿較大的圖畫，持傘的人望不清前面，必有竹竿在前敲響，俾可循聲行進。

揚播送，別具飄飄的情趣。

後列纔是許多亭台，兩旁店鋪熄滅燈火，亭台銀光迸裂，更顯燦爛，會疑惑非人間奇景。亭角掛有花藍銅鈴，亭簷掛有精緻的鏡燈，亭前小池清泓，亭後假山嶙峋，花蕊，欄干，瓦燈做戲等事，勞民傷財，大背新生活運動初衷。夫新生活運動之最重要旨，乃在身體力行，不在從事宣傳，况此等盛會，連宣傳都說不上嗎？但是中國的事情，是往往如此奇怪的。各方的新生活運動，現既方興未艾，許多另外地方已舉行者成績如何，也為人所共見，本刊亦曾有若干記載（如廿六期記硖石，廿七期記晉江，廿八期記常熟），細加考察，實屬無聊之舉

芬芳繽紛，光線錯綜，變化醉人。

更有裝置活動的青龍，獅子，或以小孩串演京劇，少女飾織女，髮髻衣衫，傳以電流，一明一滅地，十分可愛。

最美麗的——晚翠亭、吟風嘯月亭、沁芳亭、蘭亭、菊亭、百花亭、紫薇亭、雙亭及品字亭，雪壁台、劉海台、平臺，玲瓏閣、凌雲閣，牛郎、寶塔、聚寶盆……

當其時，眼光繚繞，色彩迷離，復兼悱惻的幽韻，有人特作開篇云：「……梅亭為伴林處士，菊亭乃憶陶淵明，這邊彩，亦其一也，今得今每君一文刊載於次：非為提倡新生活運動，乃略談民間藝術耳。

星月晶瑩的春夜，這般熱烈盼望，衝動得發狂似的。

× × ×

有採蓮女，盪舟五亭橋，那邊是牧羊童，吹笛百花村……

× × ×

星月晶瑩的春夜，這般熱烈盼望，衝動得發狂似的。

燈彩的製作，雖無特殊技巧，但亦有須熟費苦心者。近年來因利用電力，更能推陳出新，比之十多年前，另有一番氣象。

以前的燈彩，大都以工緻為貴，以彩傘一項為最上之出品，因各幅字畫，均須名手，而且穿孔極密，色彩亦極沖和雅致。臺閣之類，認為粗俗之作，只合一般粗俗人的口味，不如一堂彩傘有字畫百幅，可供細玩者。其他小式燈，亦甚注意，總不外色光二者之調和。所用紙料必須上等國貨，三層或五層模糊，各種色彩，臨時自染，亦有用已染成者，但必糊入夾層內，用燈光之反映，乃得一柔和之色，故在白天不甚了了，而在暗夜乃能美麗奪目。

近來路上有了電燈，燈彩勢必要求更大之光，於是利用電光者，但總不能使一切燈彩悉用電，所以近來的燈，不能同從前一樣好看了。

製台閣，全在匠心，如何結構間架，如何配置裝紗，盡須加意，各人均在鈎心鬥角，所以有賽燈之稱，大都不先讓人見到，一切計劃，盡在祕密中，只於臨迎賽前一二日中成之，使人彷彿不及。所利用之機關，仍不外滑車檣桿彈簧之類，然非頗具巧思者不辦。而所費工夫，則仍極浩大，每一台閣之費人工至二三百者（以一人作工一日為一工）乃極平常之事，大抵均徹夜不休，互相合作成之。

此次有某台被焚，於二日中集五十人之工，不眠不休者三晝夜補成之，可見在此時期中，人乃具有一種特別興奮之力。談亦可見工作須各方合作而成，非一人之力所能就，因包括間架

，模糊，穿孔，書畫設色，機關，等等，決非一人之精力所能來於短時間成功者。

材料除紙外，亦有用絹帛綿布之類，但只有用於較大之布景上。骨架大抵用竹，較大者亦有用木料那是比較極少的。

，模糊，穿孔，書畫設色，機關，等等，決非一人之精力所能來於短時間成功者。

，模糊，穿孔，書畫設色，機關，等等，決非一人之精力所能



亭梅之中燈花石狹

書叢傳自

廬隱自傳 從文自傳 資平自傳 巴金自傳

黃廬隱女士遺著
準於六月十五日出書

沈從文著
準於七月十五日出書

張資平著
準於八月十五日出書

巴金著
準於九月十五日出書

第一出版社發行

上海平涼路平涼村二十六號



姚蓬子脫離共黨宣言

(上略)

現在我站在共產黨的迷陣之外，清

醞的深思着，結果，我深刻的理解了共產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到處碰壁的原因，因為中國革命主要任務，對外是脫離帝國主義的鐵鍊，以保障中華民族的自由獨立，對內是肅清封建殘餘和軍閥遺孽，以統一中國，以達到真正的和平。

同時發展都市的民族工業，解除農村的封建剝削，給予廣大勞苦羣衆以安居樂業的生活。以這些任務的達到與否，作為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先決條件，則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顯然不為中國當前之所需要。尤其是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今日，共產黨所領導所發動的暴亂行為，直接的毀壞農村，毀壞僅有的民族工業，將中華民族抵抗帝國主義的力量減少到零度。結果，客觀上，事實上，完

全成了帝國主義的別動隊。所以無怪乎一個原則上本該建築於廣羣衆的基石上的黨，結果却停留在一種祕密結社的狹隘的狀態中。而它的政治行為，非但不能給予羣衆以深刻的良好的影響，引起他們熱烈的擁護，歡迎，和參加，相反的，反而使人起了一種談虎色變的恐怖觀念。

這樣，在政治上已經失效了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反映於文化上的失敗，是怎樣的碰壁呢。

○自從一九二八年開始，跟着一九三〇年的瘋狂的立三路線颶起了一個極盛時代以後，即趨向於脫離羣衆的衰落狀態中的左翼文化運動中間。雖然經過共產主義的作家們多次集體的努力，到今天，事實依舊證明無法以無產階級作品：本身來爭取和組織廣大的知識青年。所謂現階段的列寧主義作品的產生，在左翼作家本身，也自知只是一個好聽的名辭而已。這失敗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目前的苦悶和要求，是民族的，而非階級的，是一個民族的死亡和復興的問題，而不是一個階級的利害問題。所以作

爲教化的武器的文學，應該是爲了民族的生死戰鬥，而不是單純的爲了某一階級的前途。而且從沒落的舊貴族或小市民出身的今日的左翼作家們，我們自己問問，當初參加左翼文化運動的本意，是爲了遏制不住火一樣強烈的階級的仇恨心，還是爲了目睹和身受這民族的危機呢。以一個從苦難的民族的掙扎產生出來的作家，而企圖創造理想的無產階級作品，結果，自然沒有一個不遭到可悲慘的失敗。其中有幾部爲青年所歡迎，所愛好的作品如子夜等等，則都是含有針砭民族的今天的某些病狀的意義，超過它爲階級服務的意義的。然而這些作品，又正是共產主義的文學理論的尺，所認爲右傾的含有毒素的。正和共產主義的政治運動一樣，左翼文化運動之陷於失敗而趨沒落，是存在着一個歷史的客觀的原因的，針砭着中國今天的現狀。在民族利益和階級利益的對比之下，我在鄭重的致慮之後，得到了如上的結論。因此在懺悔過去的錯誤之餘，我完全放棄過去的政治立場，脫離中國共產黨，自後決定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爲復興民族文化，盡我個人的力量并將此種微意，敬獻於青年的朋友們之前，姚蓬子押，四月十八日(中央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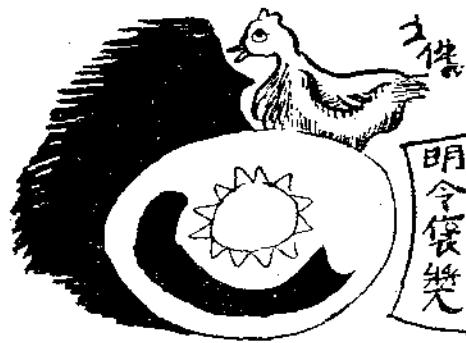
時事小景

國家與二和尚有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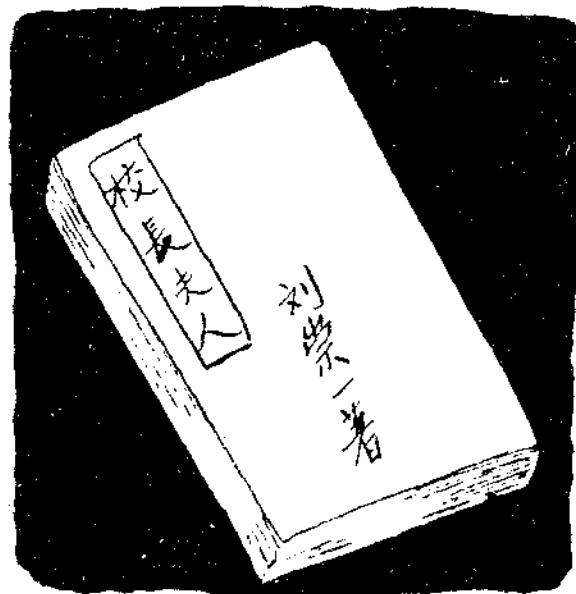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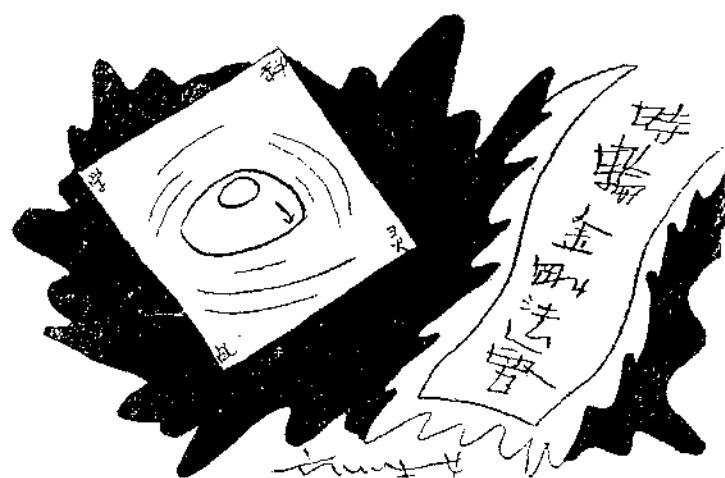


祥國救竟今功現千或，阿此報告某
頑家國然則德世遍百或彌念諸常報
耶興豐挺和○十能遍十陀南君有上
之非身尚而種復或遍佛無至讀廣

上載：銅山天然鄉某農戶發現該雞
不志黨國，理應請國府明令禁
云云。宣文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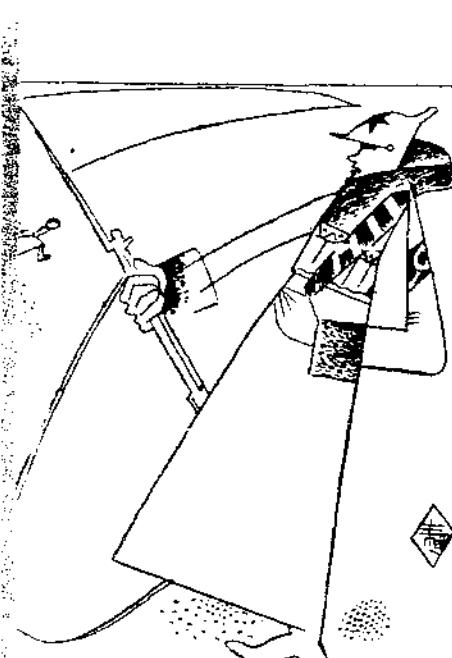
友但何放？不法度不法此不甚教級於佛
！是妨火州能會而過會種值多翻作上海而
中點，官有，已欲召鬼得，論啓海而
國燈百既鬼何，求來乃，此難蒙，流行
已。姓可戲以有超，由因殊者之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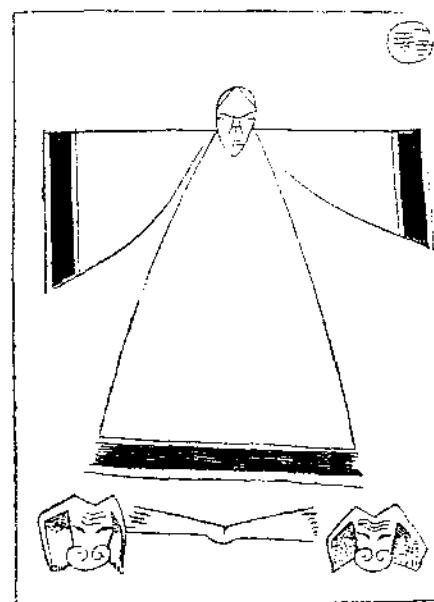
天，言不合，刺武之結果，咬去耳朵一隻，該生憤憤之餘
提出刑訴。據稱其妻與飯店男女青年自殺案之校長劉崇一招待記者
成聲。小説名校長夫人，長十萬言，以說哀痛，言下泣不

畫漫日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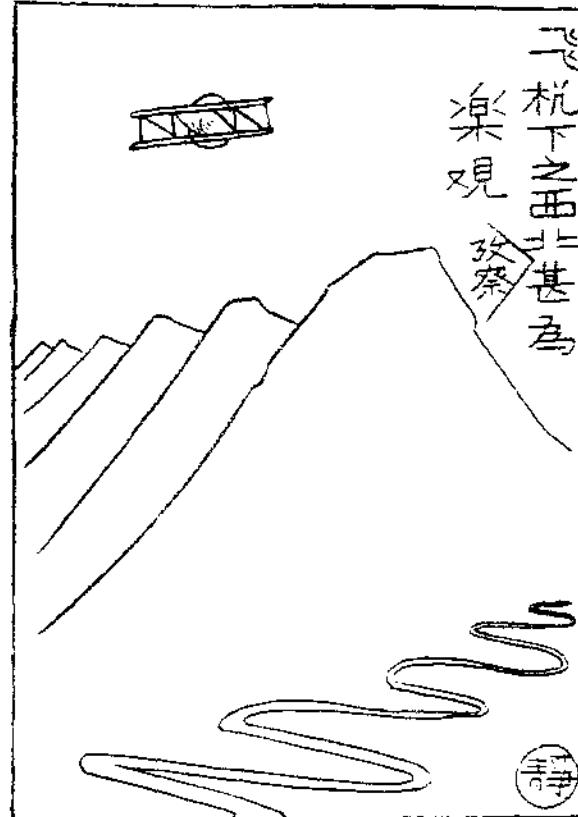
作生靜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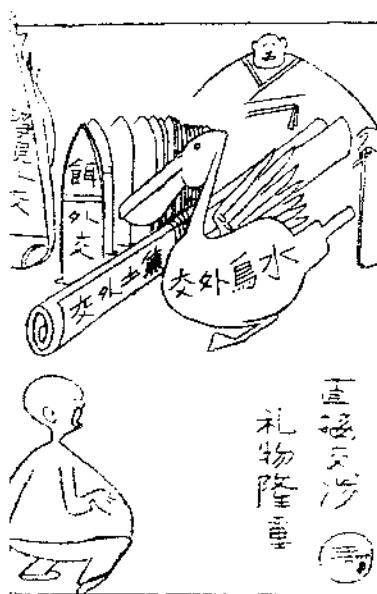
「帝國主義者叫道：
親愛的蘇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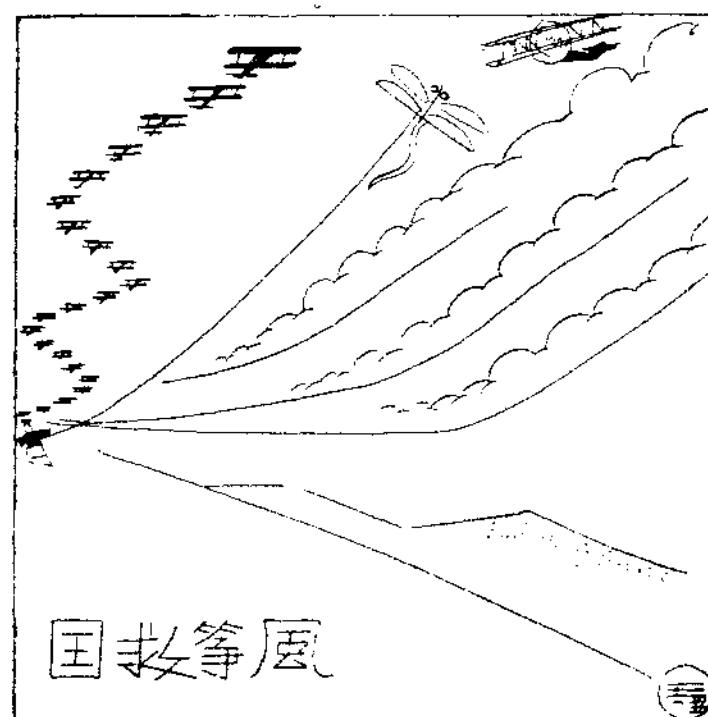
雨禁淫詞而讀詩經。黎錦暉大倒其霉，妹妹我愛你毛毛
既禁，桃花江又被禁，固不如讀詩經國風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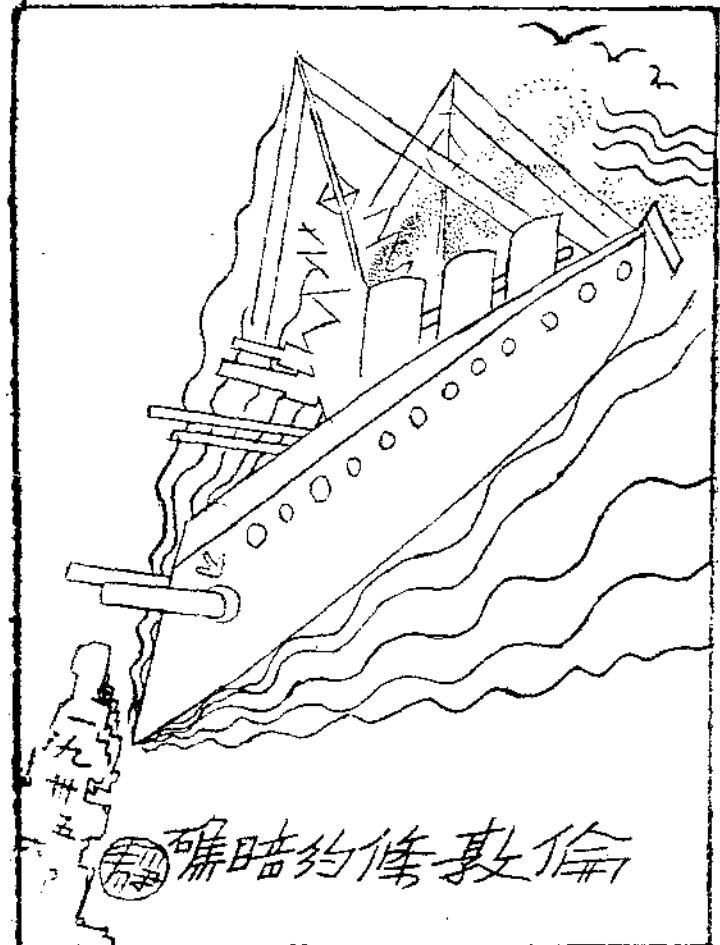
尤上在發大人以樂談察西紛近西陪
妙望飛也可稀地觀甚，北粉要安部
云之機。開，曉，爲據考赴人，在



日本近唱水鳥外交，其旨蓋在彼爲水鳥我爲魚蝦也。
當局未能善體此意，但通郵已由國聯解決，通車將不
成問題，吾人民變爲魚蝦之期恐亦不遠矣。



風等教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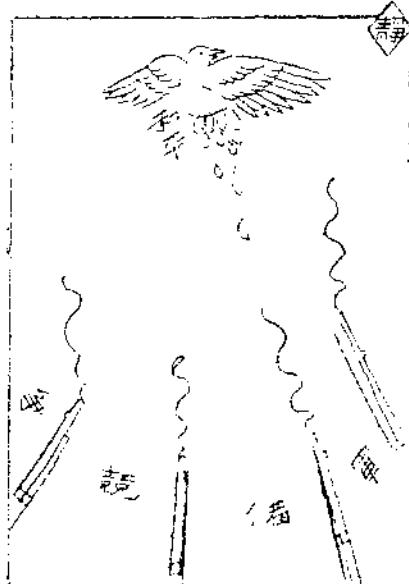
新生活運動提倡禮義廉恥，厥意甚高。



遠東運動破壞之原因。



鴿子既中了槍彈，和平神又嘗了失戀之苦味，舉世滔滔，都是戰神之信徒。這個人間世完了。



象會現社扶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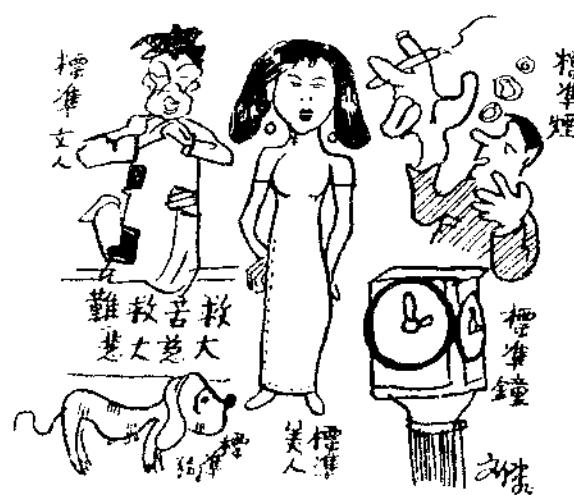
一個偉大的英雄，是屬於時代之產物也。

危婦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其實國已亡了，要盡屬靡間，而有娛樂，何必加以苛責？所可怪者，國事，令人昏睡，誰之過歟？有國勢，一談國事，救國之提倡也。浸至無電播。

一個資本家的思想



中國人最愛口頭時髦及面子，一曰標準，便無往而不標準矣。





文壇畫錄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寄由本刊編輯部轉。
二、本欄專記當代文壇逸聞佚事，以趣味雋永，事屬真實為貴，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三、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攻訐他人之用，凡含攻訐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四、文人自述自記，即使屬於過甚之誇大，本刊亦不吝為之發表。
五、本欄稿件每段以一二千字左右為最適宜，若於一個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請各就一中心分述之。

林庚白的筆調 仁康

牛皮大師與肉麻主義

去年二月起，晨報上按日刊載着林庚白的子樓隨筆，不知怎的，刊至第「一二四」則後，接着便是「四一二」，「四二三」，「四三四」，以下又是「二四五」，將錯就錯，直至「子樓隨筆全卷終，共「二六五」則，實則僅「一四九」則也。子樓隨筆刊終，接着又發子樓詩詞語，現在又在登庚甲散記了，寫的總不外乎是些聞人軼事，黨政野史；若林氏者，可謂「掌故家矣」。

庚自行文，好用「詩人」「才子」「文人」「學士」等名詞；「晚近詩人」，「晚近文士」，「晚近青年」，「近來中國文人」等老氣橫秋的筆調，尤屬家常便飯。論往事，開口「友人××」，閉口「同學××」；下結語，則曰「余嘗謂」，「余以為」，「余則謂」，……說來頭頭是道。

○略舉數例，以見一斑：
▲余夙不喜曾國藩所為「余」或「吾」之部

客有以仕進之道相叩者，余謂是有五字訣，……客稱善而退。（二八）

書至此，憶及輓孫公之聯雖夥，佳者似僅余及吳敬恒兩聯。（二三）

以論往迹，宜若余為最忠於憲政者。（二十四）

朋儕盛稱余所作舊體

詩詞，謂能以舊式之格調，寫新闢之意境，而又兼有真，美，善之長；顧未知余於語體詩，尤更戛戛獨造，別開意境，堪於語體詩史中，闢一新紀元。

（三一）
以舊詩詞而寫新生活，工者罕覩，余頗私以此自負。（三五）

余曩譯法人經塞詩，頗自矜許；蓋先是余譯原作為語體，諷誦久，覺其不甚佳，改譯浣溪沙詞，乃大妙。（三六）

余近倚聲聲慢一詞，自謂可抗手易安。（四八）

余評以……，衣萍，晤天咸為嘆服。（九六）

余謂「……」，亞子稱善。（一〇五）

余舊作南河沿一篇云

「……」陳衍選輯近代詩抄，於余作首錄是篇，嘆爲「詩史」，余亦頗以爲是「誅心之論」。（一九）

（一九）

余嘗謂「……」，葉恭綽頗以爲善。（二二三）

（以上子樓隨筆）

乃調甫……，余規之乃已。（四）

（以上子樓隨筆）

余曩於展堂詩，唯唯而已。（一四）

（以上子樓隨筆）

也有知詩者，不易吾言！（二七）

余曰：「……」時履川亦在座，二君咸稱善。（二九）

（以上子樓隨筆）

鄭孝胥於客秋賦重陽一律，謬自期許，余見而技癢，輒用其體，走筆次和。……以詩論，亦當壓倒鄭作，屬辭，隸事，

（以上子樓隨筆）

一律，謬自期許，余見而

和。……以詩論，亦當

壓倒鄭作，屬辭，隸事，

自覺尤爲精切。未誌鄭讀之作何狀。（三九）

▲山谷詩有「食貧自以官爲業」之句，余舊作則有「國貧競以官爲業」之句，似較山谷尤深刻。（五二）

余嘗謂「……」，葉恭綽頗以爲善。（二二三）

（以上子樓隨筆）

「一個星期」，辭意並美，爲之技癢，遂亦踵成一首，頗自衿以爲突過哈代。

（五八）

余曩於展堂詩，唯唯而已。（一四）

（以上子樓隨筆）

也有知詩者，不易吾言！（二七）

余曰：「……」時履川亦在座，二君咸稱善。（二九）

（以上子樓隨筆）

鄭孝胥於客秋賦重陽一律，謬自期許，余見而技癢，輒用其體，走筆次和。……以詩論，亦當

壓倒鄭作，屬辭，隸事，

（以上子樓隨筆）

一律，謬自期許，余見而

和。……以詩論，亦當

壓倒鄭作，屬辭，隸事，

（以上子樓隨筆）

同爲粵籍，同爲舊國會議

員，又同爲吾黨之早達者

。（二七）

亡友陳子範，以朱家

移居愚園坊，一律甚美。

（四）

▲山谷詩有「食貧自

以官爲業」之句，余舊作

則有「國貧競以官爲業」之

句，似較山谷尤深刻。（五二）

余嘗謂「……」，葉恭綽頗以爲善。（二二三）

（以上子樓隨筆）

也有知詩者，不易吾言！（二七）

余曰：「……」時履川亦在座，二君咸稱善。（二九）

（以上子樓隨筆）

鄭孝胥於客秋賦重陽一律，謬自期許，余見而

技癢，輒用其體，走筆次

和。……以詩論，亦當

壓倒鄭作，屬辭，隸事，

（以上子樓隨筆）

一律，謬自期許，余見而

（以上子樓隨筆）

友人劉放園，見示「

▲山谷詩有「食貧自

移居愚園坊」一律甚美。

（四）

▲山谷詩有「食貧自

以官爲業」之句，余舊作

則有「國貧競以官爲業」之

句，似較山谷尤深刻。（五二）

余嘗謂「……」，葉恭綽頗以爲善。（二二三）

（以上子樓隨筆）

也有知詩者，不易吾言！（二七）

余曰：「……」時履川亦在座，二君咸稱善。（二九）

（以上子樓隨筆）

鄭孝胥於客秋賦重陽一律，謬自期許，余見而

技癢，輒用其體，走筆次

和。……以詩論，亦當

壓倒鄭作，屬辭，隸事，

（以上子樓隨筆）

一律，謬自期許，余見而

傳，有……的宣傳，要之，要想由一個宣傳的形式當中，收到上面所說的種種效果的，捨戲劇之外，也許沒有別的可以趕得上牠吧。

當去年十一月二十日陳銘樞李濟深等逆在福州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實行叛黨易轍，狂喊打倒○○○的當兒，他們也想到這麼一層：要獲得民衆的信仰——不，是要使民衆瞭解他們遭革命（？）的意義的最好法門，是要籍戲劇來做宣傳的工具的。因而，歐陽子倩就應運而至。

歐陽子倩來福州後，文化委員會的委員名單內就有他的名兒。而且是專專擔任戲劇這一門的。辦事處設在東街博物院隔壁教育協會內，剋日開始辦公。

因為是要人啦，第二天一早就給新聞記者包圍住了。歐陽氏當即發表此次對於戲劇的推行的步驟和主張，他打算于最短時間內把福州底愛好戲劇的青年，鎔于一爐，成立一個『人民劇社』，把福州規模較大的文藝戲院改做『人民劇場』。最後還說『人民劇社』成立後，即日開始排演其自著『九一八與一二八』與『討漁稅』二劇。

這當兒，福州人籲票房（福州唯一的研究平劇的票房）的票友，很想在劇場上露露頭角。於是全部加入了歐陽領導下的人民劇社，還有不知道是用的什麼法兒給他東拉西扯地挪去了百幾十人。

(二)

也許閱者會驚訝：何以會有這麼許多人去加入人民劇社。

正在寫明日廣告的草稿。

這個，我可以附帶的解明。歐陽氏對於這回劇社的組織，是具有很大的希望的。他是革命政府的要人啦，而且是文化委員會的委員，尤其是戲劇的責任是由他一個負擔的。可是，他是福建人，他對於福州劇壇的情形是一無所知，因此有的正真的戲劇研究者反而沒有加入，而所有的簡直是些……是些什麼呢？是些此道的門外漢吧。

可是，既然是戲劇的門外漢了，那又為什麼要來參加？原來這其中有個道理在着啊！革命政府不是主張『有飯大家吃』嗎？他們的原則是無論演員與非演員，到會者都有飯吃！聽說加入的人大多數是為的這個目的。

這樣子，人民劇社內的缺乏人才是意中事啦。

因為歐陽氏是中國有數的戲劇家，所以我很想看一看他的采：他竟是那麼樣的脾法！真是出乎我的意外了。他很客氣地叫我坐，請我看此次公演的演員支配表。

看了那麼一下子，曉得要演的劇換了：抗鬥和買賣兩個劇本。演員要用百幾十人，可是扮演姓名底下的空位，還有很多！

再順着眼睛望着去，我發現辦公室內除了歐陽氏本身外，有兩個在忙着辦公的青年。一個是人籲票房的票友劉某，一個是『北大藝術學院的學生』施某，我看他們那樣抓頭搔耳忙碌的神氣，曉得是在『辦公』了。

於是，向前開步走。走近了他們的桌旁。那個『北平的』

不一會，廣告算是擬排停了，遞給歐陽氏：

——這樣子，可好，

歐陽氏在喉嚨裏頭念着：

「文化委員會人民劇社場第一次公演：福州著名戲劇家導

演家音樂家舞台裝飾家男女演員憲兵軍樂隊學生隊公務人員聯合表演中國空前未有之革命舞台話劇，由當代中國著名導演兼編劇家歐陽予倩氏導演，全體職演員百數十人一齊登台……」行的，行的。可是這底下要加上幾個字。歐氏說着便提起筆來，在『歐陽予倩導演』下添上了：『有美妙的歌曲，新奇的佈景，特別的電光設置。』

(三)

到了公演的時候，劇本又換了。據歐氏的說法，是因為『抗鬥用人較多，集合的演員有票友有工人，有兵士有教員，有商家公務員，他們各人都有事務和時間的限制，排練頗不容易；可是參加者都很熱心，所以沒有排多久，便有了相當的規模。不料全市被飛機轟炸，一時人多走散——有的出發到前線，有的本身的工作太忙也有的不知去向。(一)便只賸了買賣一劇擇持着。元旦同樂會開始了。我們便拿買賣一劇去參加，並趕排一齣航空捐。分起來作爲第一次的公演。……』

是的，抗鬥的用人太多，所以排不成功。殊不知最大的原因是因爲烏合！沒有組織！加入的社員只知『有飯大家吃』！

你看歐氏說的：『至於航空捐本來是臨時演的，排得差不多有了個樣子，臨時這個不來那個不到便不得不改人擔任』

嚇，劇社社員在上演的日子能夠『這個不來那個不到』的，我是第一次聽見過。這樣子鳥有不失敗的呢？

盧隱女士殯殮記

象恭

『盧隱死了！』這奇突的噩耗，傳到我耳腔。我的心呆滯了半晌，死了嗎？我不相信劉大杰短短一篇小文是記實，但同時告訴我殯殮的時日，另一張報紙還登載了李唯建的訃告，這不是開玩笑的，動盪的心，又沈默了下來。

盧隱女士生前，我並沒有見過面，但她的作品，我早年就讀過了，好像『玫瑰的刺』釘上我的心，海濱故人，是作了一個最先的介紹；後來雖然有作品陸續發表，我沒有全部拜讀過，但她的作品風格的變遷，是由華麗而樸實而平淡而頹廢，有個讀者批評她近來的作品有『老了』的趨勢，亦不無有他的一種見地；但我新近讀她一部尚未刊行的『自傳』，她的一生，似乎很平淡，然而從作品中可以看到她個性的堅強，是一個浪漫的樂觀主義者。最近三年一方面擔任工部局設立的女子中學最高級的國文教授，另一方面和青年詩人李唯建的結合，把她的一顆動盪的心，沈醉在愛的樂園里。

五月十四日下午六時，是她殯殮最後的一剎那，我和她沒有會過『生面』，那末會個『死面』吧！因爲地點在海格路的中國殯儀館，我是想約個朋友一同去，同時又買了兩個花圈，二十分鐘的汽車，到了殯儀館的禮堂；我們跳下車來，簽了個名，禮堂內擠滿了穿着青布制服的可愛的少女，那是工部女學的

學生，但男客除了舒新城，劉大杰，左舜生等三五人外，竟少得可憐。『唉！我嘆了口氣，廬隱生前祇有這幾位朋友麼？』問和我同來的。『他都是窮朋友呀！徐志摩不死，邵洵美如果在上海，他們準會到的！徐邵是不附權貴的，不過中國祇有徐志摩，邵洵美兩人呀！』我的朋友友嘆氣地說。

我們由右邊禮堂轉進去，看見一個閉了眼枯瘦臉龐的女人安逸躺在黑木的柩子里，他不會再作聲，伴同瑪利亞到西天祈福去呢！她還留下來的許多著作：一本本地放在她頭的兩邊，這是她的心，她的血，整個的結晶呀！她的肉體不會再開口，她的作品正在放死後的光明呀！柩旁搖曳白臘燭火，發出慘澹的光明，引動了我們弔客不少的眼淚。

開會了！弔客一排排地坐着，一個八天八夜沒有吃東西的

『小愛人』李唯建，同兩個三歲十一歲小女兒，一樣地失去了慈母的悲痛；戀愛的背後，原來隱藏着這樣一幕慘局啊！

唱歌。劉大杰報告並聲明今天為什麼舉行宗教的儀式？她生前是一個基督教徒，但臨死前幾天的囑咐，她希望得到上帝的安慰，因為一個人在最痛苦時，宗教給人家一種無形的安慰。又他們本來想在萬國殯儀館，因為太貴了，才擇定了此地。

隨後舒新城先生報黃女士歷史，並和他十四年前認識的經過；舒先生登台後，因為悲傷的感動，幾乎失了聲講不下去；

終於給理智的強制，講了她最近兩星期病後的變化，活在一個

文明而又醫學最進步的上海，以並不難產而竟送了性命，他不應該死而竟死於非命。在兩禮拜前還是活潑可愛的黃女士，不

料在兩星期後我們借此地殯殮她，人生早露，言之愴然！

黃女士早已做了幾個孩子的母親，所以對於生產可算是老手，因為此次痛得緊，她不耐痛苦的延長，故囑李君請了離家不遠的慈航醫院醫生施用手法下胎，不料被醫生手術所誤，破壞了子宮，以致流血過多；結果還是加緊的痛，而症候又轉變了腹膜炎，送到大華醫院施用手法，終於還至不救，於十三日上午十一時與世長辭。

我們聽完了追悼會中的一番報告，祇覺得心里一陣陣痛，可恨上海不知有多少可愛的男女誤在一般庸醫手里，黃廬隱也是不幸中的被犧牲的一個。我們抬頭看到簇擁在一圈鮮花中的莊嚴沉靜的這位女作家的小照，現在已離了我們走到另一個世界了。

散會不久，就聽到靈堂後邊突然發出一種悲慘的呼喊聲，有許多女子在拉拉牽牽擁做一團，原來這位『小愛人』悲傷過度，要跟想他的『第二母親』殉節了。有位弔客就恨恨地對這位『小愛人』詛咒，說人死了再做什麼忸怩怩婦人的醜態，黃女士的命，就送在你高度性慾表現』的手里。

我們在這一幕酸慘的空氣中溜了出來，朋友問我你的印像怎樣？『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就是我到殯殮場後的一點殘留在腦海中的。

文壇談狗篇

倚重

溢畫，勢必應了「畫虎不成反類狗」的老話。如果把「類狗」的稿子，冒了虎牌送去，編者眼明，無法騙過，那只有被送字紙籠去。因此之故，文壇畫虎錄中，我未投過一稿。「與其做僞君子，甯可做真小人」，根據了這一個原則，那與其畫類狗之假虎，倒不如爽爽快快談談真狗之較好。但我不會談出多量之狗，我只能談一部份的狗。我很盼望大家都來談談狗，將來開一個文狗展覽會，倒也很能動人呢！況且今年又是狗年，文狗展覽會似乎在今年開，比較最為合式。讀者們以為何如？

閒話少說，我且談狗：

一個作家，錢是不能不要的。因為不要錢，除非他的祖宗替他積下了不少的錢財，他就無法維持生活。但是，他為生的關係，他只要有錢，無論什麼稿子他都肯寫，在某一種刊物上

寫了十分肉麻的色情的稿子，但又在另一種刊物上居然寫起古香古色，十足道學氣味的稿子來；在甲的刊物上大談其普羅主義，但同時又到乙的刊物上大講資本主義了。這種文人，只知

今天這裏領稿費，明天那裏領稿費，無異街頭一只野狗，今天在張三的後門吃一堆屎，明天在李四的後門啃一根肉骨頭。

有一種文人，專門偷窺人家的稿子，普通稱之為「文抄公」或是「文剪公」，有人又稱之為「海派」。這種文人，無異是一隻偷食狗。

有一種文人，他自己並不相吃大魚大肉，只很望他的主人天天有飯吃，自己就能有骨頭啃，因此對於主人歌功頌德，竭力贊揚，豫備把主人一步步擁上台去。他不但為謀主人之高陞

而各方奔走，並且為主人設法出各種的刊物以作擁護之基礎。這種文人，無異是乞丐手中牽着向人求乞的乞食狗。

有一種文人，被人家買了去，專門做一種供人玩弄的工作。比方，今天代主人和人家一首詩，明天又代主人為人寫一副對聯，後天又代主人替人做宣言，大後天又代主人替人家做壽序。這種文人，類似供人玩弄的哈叭狗。

有一種文人，受了主人的豢養，安心為主人舐痔。他不問主人是怎樣的人，只知主人給他啃骨頭，對於主人非常好，為主出刊物而狂叫狂吠。這種狗似一只看家狗。

有一種文人，知道了「禍從口出」的教訓，文章是不敢做了。這無異是一隻被人戴上嘴套的可憐狗。

說了六種狗，除末一種可敬而不能算狗以外（既非虎，也非狗，那就稱之為狼吧），其餘的狗，充滿社會上，真令人要生出狗世界之慨呢！嗚呼！噫！嘻！

四個男和個兩女

柴扉

——北平天橋所見——

胡同是裏熱鬧的：戲園裏鑼鼓聲，茶鋪裏唱書聲，麵館裏鍋刀擊鍋聲，暗布棚裏賣衣聲；許多人們，在戲園，茶鋪，衰類的市場出入，在賣衣攤，烟紙店前交易，在舊貨攤舊鞋攤前徘徊；在初冬的陽光照射下，飛揚的塵埃裏，這羣灰色的人們蠕動着，蠕動着，如一羣蟻。

胡同的泥地上，有果皮，獸骨，殘羹，也有死老鼠，便溺

，黃色的糞；陷下的地方，有如小坑，盛滿了乾燥的泥沙，前前後後更有車轍的痕跡；要體味「無風三尺土，有雨一潭池」的情調，請到這裏來吧。

胡同的三叉路口，在一根斜豎的電線木下，聚集着一小堆人羣，少的，壯的，老的；有的着了皮外套，有的却是破棉襖。人羣之中，在泥地上，四個男和兩個女——坐着或是躺着——是母親，兒子和女兒。母親開着懷，露出兩隻大奶，嬰兒睡在懷中，她的滿頭散亂的髮下，有雙深陷的瞎眼，眼臉緊閉成兩根不規則的線條，若是她孤寂地躺着，只要看她的眼，她是個曾經磨難的死人。兒女都小，大的最多，八九歲，不幸的，和母親一般，一隻已盲，一隻眼珠脫出眼皮外，矇上一層灰青夾暗紅的色澤，有如一顆潰爛的櫻桃，七八歲的許是第二個，盤腳坐在母親身旁，沒有殘廢，他是俏皮的；六七歲的，酣睡在泥灰裏，做着美麗的夢吧？四五歲的女小孩，呆呆站在母親背後。
觀衆（？），少的，壯的老的大多這樣嘆息着——啊，討飯的，五個小兒女……於是他們拿出錢來。但是黑外套的警察對他們說：「你們走開吧，三叉路口，聚了這許多人，不行的，你們換個地方吧！」他並不兇逞，他的話，不像命令。

不耐煩地，母親立起，孩子們也立起來了，脫出眼珠的還叫着：「杭夷！杭夷……」，但在泥灰裏的，還是側身睡着，他知道什麼；女小孩拉着他的破棉衣——對的，真難為她懂事：警察來了，「你們走吧」，得走得走；但他真是好睡呀；七八歲的不耐了，走近去，把他強拉走來，他哭了，誰能打擾他呢？……

：終於他醒了，看見這許多人，沒有驚奇的，也許這是常事。他們走動起來，觀眾目送他們。母親是愛（？）兒女的，兒女小，有時會失蹤的，何況自己眼盲。她想了個好辦法：她在腰際綁一根粗繩，以這繩分四根出去，每根綁一個小孩的腰，對了，這樣他們能走到哪里去，他們更難吵鬧。走動時，大的兩個在前，各着黃色的軍用棉衣，長褲一直拖到地面；小的在後，腰際各圍紫色棉裙。前前後後，如四個固定的木樁，支撑着當中一個大的：母親，懷中，一個嬰兒——四個男和兩個女。

他們走入另一個胡同，沒目的地。胡同旁戲園裏面傳出鑼鼓聲來，脫出眼珠的側頭傾心聽着，——啊，這裏面做着戲，許多人，圍着一個舞台，對的，對的，在三弦聲中，戲子悠揚地唱着——在盲目的，這是誘人體味的。七八歲的那個忽然高叫起來他的破棉襖掉下了，他努力把它扯起來，但是棉襖這麼大，使衣袖遮沒了小小的手，就是伸出來也很困難，他叫了：「老公公走近去，兩個銅子，丟在籃裏……但是褲子掉下，誰幫他縛呢，母親抱了嬰兒，哥哥盲目，他們都不去管他；弟妹都小，自然管不到，他只有叫，叫，甚至哭，哭了，一面還繼續使勁把它扯起來……抱小孩的裸母走過，拿一個燒餅給那個四五歲的女小孩……。

轉彎，去到測字攤旁，測字攤在三叉路口，他們想坐下，但是測字先生訓斥起來——討飯的，他們得高聲叫，討飯呀討來了，「你們走吧」，得走得走；但他真是好睡呀；七八歲的飯，有礙營業，不行不行，他們不准在測字攤旁討飯的……母親走了，小孩也走了，……這是誰呀？警察？或是……？小孩

第 不會說的，說，訓斥的是測字先生。

三 又是停在一根電線木下，一家茶館的對面。六七歲的要睡十
十，仍舊睡下地去，女孩站着，吃着燒餅，望望四週；帽子掉下的仍叫着，他的袴還不會縛好；脫出眼珠的跟着母親「工作」期

：叫着……杭夷……杭夷……這胡同靜着，行人少，縱然有並不個個給錢。胡同向南，靜靜的；有許多廣告牌，陳舊了……母親耐不住了，沒有銅子到籃裏去，和兒子叫也沒用，不對，這是冷僻的小弄，走吧，前前後後。如四個木樁，當中，母親，懷中，一個嬰兒——四個男和兩個女。

從新到熱鬧的胡同，不在三叉路口吧了。在一個不曾擺着賣貨的空攤旁，他們坐下於是人們又聚集起來，少的，壯的，老的；有的憐恤，有的嘲諷，有的是漠然，有的在轟熱鬧。脫出眼珠的仍然……杭夷……杭夷……和母親合作，他已盲目了，只有叫「杭夷」；母親除了這，再加上「……大善良的大先生，天老爺……善良的太太，小姐，……有福有毒……可憐這些受罪的小孩呀……」，這調子像她深陷的眼，似乎同樣蒙上層薄薄的霧。懷中的嬰兒醒了，七八歲的已經把袴縛好。

現在他盤膝坐在母親身旁，拿了根細柴和嬰兒玩着：把柴戳戳地面，再拿起逼近嬰兒的小嘴，他面目端正，眼睛不壞，可以玩，不叫「杭夷」；要睡的六七歲的小孩睡醒了，在母親身後和四五歲的女孩，一齊躺到木架的攤下去，一齊用手挖着泥地——四隻小手，四隻靈活的眼。但是，在他倆背後，破屋裏，也有兩個孩子，忽然把石子擲過來；仰首看見擲石子的，

於是他們還擊了，等到後面重複擲來時，女小孩立刻起身，做

個威武勢，想跑過去吵鬧，這才知道自己被繩子縛着腰。

團體聚的人羣中有個負着空水桶担的，他很矮小，比水桶高得有限；他挑水，十歲左右吧，但背上已負起百餘斤的重担了，顯然是個學徒。看他的臉色，是十分同情乞丐的。

一個兵也呆站着瞧，小的和挑水的一樣，臉瘦削而蒼白，他是灰布的帽，灰布的軍服，一雙大皮鞋，和他的全身不相稱，雙手叉在袴袋裏，態度十分沈着。小兵旁也有大兵，他們大聲談着：這真糟糕，五個小兒女……還有老的，給了錢，於是太息；老太婆和少女却談這個脫出眼珠的怪可憐，七八歲的

相貌倒不差，躺在泥地裏的真有趣啊，五個小兒女纏着一個瞎眼的母親……也有貴婦，大腹商，工人……路過，走近人堆一瞧，或給了錢，有的憐恤，有的譏諷……

接着人羣中又新添了四個揀野菜的孩子。向人堆中鑽擠，等到才鑽到裏面，於是呆站着，瞧了乞丐，再瞧瞧老太婆，少女，老頭子，兵……

天色漸漸暗下來，戲園裏湧出許多人們，叫買聲格外起勁，麵館裏鍋刀擊鍋的聲音不斷地響着，夥計提高了喉嚨。賣唱的、打拳的，舊貨攤鞋攤都收場了，胡同旁的人羣愈擁愈大了這時。脫出眼珠的仍用力叫着「杭夷」，母親再加上「……可憐這些小兒受罪的小孩呀……」，嬰兒在懷中吃着乳，七八歲的盤膝坐在母親身旁，兩個的小的還在木架攤下，挖着泥地……啊，母親和兒女，都小——四個男和兩個女！

廣州手車生活概況

梁屏候

手車夫本為社會的中堅份子，而個個都是年少力壯的青年。若果能夠訓練他們，立刻就可以成為壯丁，我們積弱的中國，正需要他們呢。就本人的居住地——廣州——所知道的車夫刻苦生活，貢獻於社會學者，希望能夠想出良好方法去救濟他們去援助他們，這是找寫文之動機，現分述如下：

廣州的手車——即上海所謂黃包車和東洋車——夫可分為三種（一）是拉日車的自晨早六時至下午三時止（二）是拉夜車的自下午三時至明日上午六時止（三）是拉二手車的好像拉日車和拉夜車的車夫因精神不足或旁的事不能拉時，就給別人去替代，這就是二手車夫。

他們租車的手續是到工頭處租賃，工頭又要到手車公司租賃，公司又要到財政局承餉。所以政府與手車夫的關係裏面還藏兩個中間階級；工頭和公司。他們每日所拉車的時間；照社會局調查所得到的統計，車夫共有五千二百五十三人——這數是不確祇得半數——他們每日所拉車的時間和人數分析如下

二時至三時——八十九人	五時至六時——九十五人	六時至七時——九十三人	七時至八時——一百五十三人	八時至九時——七百六十七人	九時至十時——一千八百八十五人
-------------	-------------	-------------	---------------	---------------	-----------------

十一時至十二時——二百四十六人
十二時至十三時——四百零一人

他們每日的收入和人數先說拉二車的如下
四毛——三十五人
五毛——七十五人
六毛——七十八人

至于拉頭手車的如下

七毛——五十人

八毛——三百七十九人

九毛——四百七十人

一元——一千一百四十二人

一元一毛——四百六十二人

一元二毛——一千四百四十二人

一元三毛——三百七十人

一元四毛——一百八十人

一元五毛——一百四十六人

一元六毛——十八人

一元七毛——七十一人

一元八毛——四十一人

一元九毛——十一人

二元——十九人

以上的統計是社會局在去年十一月調查的，這時是旺月，

現時春和的時候，車夫的收入一定不能如此數。

他們交給工頭的車租，二手車每次是在一毛與三毛之間，頭手車每次是在四毛與六毛之間。而公司交給政府木輪（即膠邊輪）每輛每日六毛半，膠輪（即打氣的）每輛每日七毛半，但公司一輛車能夠分日夜出租所得的租價最低限度能夠收到一元一毛或一元二毛，他們除去交給政府之外還賺到一半。

至于車夫的居住，他們很少有住家，大多數是由工頭出資租一座頹廢的舊屋，裏面擺着很密的床，並且在每一床位的上面還架上二層碌架床，至于沖涼房和廁所，可以講句是絕對沒有設備，因此車夫非常骯髒。所以凡車夫所住的地方，空氣是非常的污濁，最少也含有炭酸氣和骯髒味十分之八。這樣對於終日勞動的車夫健康上是怎樣的障礙呢？

講到文化，十分之六是完全不識字，十分之四是略識字的，其中祇有一個是學生出身的。

他們半數是未結婚的，至於子女，二個至三個為最普遍，其中有七個子女的共十四人。

他們的消費，大約四分一是給政府，四分一是給與工頭和

公司，所餘的錢都消費在喫鴉片煙條（是用鴉片烟灰和紅丸嗎啡等製成條狀）喫的佔全數十分之六七，尤其是拉夜車的為最多。他們不是不知道喫煙是對於身體有害，不過因為精神不足不能去拉車，所以要刺戟一下雖然是飲鳩止渴也要幹一幹。其次是飲酒和吹茶——到下等茶居去裏面是有點心賣的——喫飯更其次了。他們在熱天的時候，不能喫飯祇好飲水，越飲得水多

越不願喫飯，越不願喫飯身體營養越少，因為這一點所以通通的車夫骨瘦如柴。

他們受了烟條的毒和身體營養的缺少，往往拉不到五年就要壽終正寢了。

仙米歟

陳萬斯

——變門內鄉村民嘗試報告之一——

在農村奔潰破產的現階段中國情態裏，在軍閥土劣相交煎互逼的四川，在新生活與安撫救濟同樣公文照傳式的目前，置身在這種畸形的不景氣底氛圍中的民衆，正焦頭爛額，由去年天予水旱人造苛稅的交壓之下，深陷在無可挽救底苦痛中；尤其是川南邊區的我們敍永故鄉，恐慌早罩籠了一切的地方，鎮日裏，只聽見敗產泣業賣兒鬻女的呼苦聲，大眾的生活正走到非常的險惡可怕的慘境，突然地由「無法度生」的千鈞一髮中，降下了神奇的上天子貧苦大眾救濟饑餓的仙米示惠，使沒飯吃的人們狂喜地由舊生活的「人米」轉變，踏上新生話的仙米途程。這種神祕離奇的傳奇事蹟，不能不令人聞風興起。

事情是這樣的：——

在四川敍永『我的故鄉』西門校場墳中，鄰近居着一戶窮苦異常的人家，因了去年人天踩躡；他們恃爲生活「保障」的裁種，不幸也就不能收穫；在這青黃不接的目前，一家數口早已顆粒無存，幾日未有進食，死神正在向他們降福中，據說：來了一位神聖「？」的指示，告訴他：在接近校場某角落，埋藏着上天慈悲救濟荒年貧苦的仙米，叫他照指示處掘來度日，同時，

轉告可憐的大眾。於是，他死中慶生的欣幸，也便謹體聖「？」

劉湘軍長寄去，籍資我們這兒民衆對於新生活的至意觀覽。

意的照做了。同時，還把這仙米的福音消息，廣播出去，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各個餓餓者，爲了生存問題，狂喜地去接受着。唉！社會始終是矛盾，畸形；我們的外面的貧苦餓餓大衆的新生活花樣，齊心地奮興地向這種真能「發現」的新生活——仙米——開拓！鎮日裏轟鬧震遍了全城人士的耳鼓；一個個，攜籃提壺如潮湧般向西門外開去！饑餓的民衆，便集隊包圍了仙米的場所，當我雜在「擎飯吃」的隊伍中，觀光也許想乘便揩點油的時候，我看一個個的籃裏的時候，我不禁疑驚地自語起來

『這是泥巴吧？！爲甚神聖？』把它降示爲仙米給可憐的大衆食啊！」

歸家來，『人米』『仙米』『泥巴』『人心』不禁在我們腦中充繞着。唉！社會始終是矛盾，畸形；我們的外面的貧苦餓餓大衆不知享受着這種仙米的新生活否？我們的政府當局黨國名人不知知道仙米的賜與者否？要知：一九三四年旳起程中，這兒的民衆已接受新生活的仙米嘗試？！

麥刈

思索

我看它的色彩是白黃滲雜的溶合，但，一般餓餓的大衆，始終認定說『真好吃』，同聲地謳揚『上天好生之德』底神奇傳言

風越是溫和了軟綿綿地帶着一絲絲帶疲倦的喘息，正像年青人的輕快與憂鬱，這時光是麥子黃時了，我知道的。

；真令我感着殊堪玩味的奇蹟！事實上他們處在迷昧的意識中和殘忍惡魔壓迫下，在無法度生的目前，望出於『天』『神聖』的聊慰，這種言語慘痛的深蘊裏，顯然地不相信人類有同情救濟

烈的刺激；五月的和風，不時輕輕地掠起那幽美的麥浪，農人的背脊漸漸晒成赤黑了！

這天，阿大眼睛；跟天一早亮起來，但妻已把飯炊熟，等

待他吃，好早些兒上田裏去刈麥。

阿大擦一擦臉，蹲在門檻上死勁地抽煙，他一壁抽，一壁想：是啦，這世界上妻最親密不過了！從前看自己最起的鄉長當兒，在歸家的途中，見着地方公子小姐富豪土劣們臉上呈現出一種遊戲觀察的笑意，前往觀光的當兒，心中悵悶着的怒火，似有由口裏向他們燃燒吐出的樣子，終於我仍強抑制着。進城來，聽說縣長大老爺聽『上天』都能體念，救護，擬亦不願後人。定明日前往西門外仙米處所，加點人米的再惠；並聞，決

是日集取食仙米的大衆共同攝影與重慶代兼成都的軍民兩政底

可是，以後，以後的日子，怎這生活呢？妻是沒有想到這

第一層上頭去的。眼看她一天一天鎖着眉，苦着臉，在牛馬似拖着挨過日子，也不過希望麥子刈完後的時光，會好過一點。這原是十分應該的呀！誰知失望却又要叫這正做着美的幻夢的妻子，嘗着淒楚。可不是嗎？阿大和妻完房一年來，這不是妻第二次的笑臉嗎？

「畢竟還是自家老婆好！」阿大伸一伸嬾腰，起身煙管向腰間一插，做着這麼得意的結論。

麥田裏的人，慢慢兒多了，阿大和妻正在發瘋似刈着，把那麥穗黃得像金子一樣的麥桿，跟着妻的微笑，望田角裏丟，丟，丟，積，積，積，汗兒便像雨點般的落在泥土上。

一個個刈麥的人都浮着苦笑，這年頭兒，苛稅，什捐，水災，天殃。壓搾得農人幾乎喘不過氣來；誰沒有欠過「印錢子」，希望這麥子來償還呢？例外的，恐怕只有像爬蟲般駕着背，站在阿大身旁的鄉長高老三，你看他只神氣十足地，抽着煙，望阿大一大堆的麥子獨笑。

「阿大！麥子刈完了，晚上送到我的家裏去，打麥我可不勞煩你，讓我叫人來好啦！」

高老三的話，在阿大妻的心目中，就是一把尖刀，把她嚇得一跳。她說：

「高鄉長阿大欠你的錢，總還可以設法攤還的，這麥子我們是靠着要過將來的日子的。」

「那不關我的事，我只知道阿大欠我的錢，我要阿大的麥子，至於你們一家的日子，我是管不了許多的哼！哼！」

他冷笑了一聲，吐口濃痰，轉過頭，

『阿大！今天晚上非全數送來不可！要是再拖延或短，我老高可不客氣了。——阿大！獄裏的苦頭你該是吃過的』。

當高老三瘦駝的背影，消逝了後，眼睜睜的阿大，才清醒過來！，望着他妻苦笑，獨笑，以至於眼淚也流着笑聲墮下。

他發瘋似的更拼命的刈着麥子，又是一綵綵的丟，丟，丟，積，積，積。妻却含淚問道：

「怎樣好呢？阿大！」

阿大答覆妻的，是無聲的眼淚，和一陣陣的獨笑。

一九三四，四，十五（農村素描之一）

阿 南 嫂

陳福熙

滬杭路的四等車，在田野裏跑。

車窗是關閉的。車廂內，滿是烟霧，炭酸氣，一種難聞的氣息。那齷齪，正像雞場一般。搭客全是鄉下人，粗獷而骯髒。籃子，扁擔，鋪蓋，包袱，亂七八糟的堆在擋板上。一排排長椅上，坐得沒有空位。每當列車在每個車站裏停下，滿車的搭客，就有一番劇烈的變動：有的走出車廂，也有從車廂的門外擠進來；騷擾的聲浪，震撼着整個的車廂。無論這車廂裏走出許多搭客，但車廂裏從不會有空，坐不下的，便站在車門口火車像爬蟲似的向上海疾馳。

在這四等車裏，阿南嫂坐在車廂裏發悶。她是長安人，從

多麼遠。她的坐位是在車口，她不時地把眼睛望到窗外；眼看

着長安鎮一剎那離遠，她的心，也就一剎那淒涼。

「上海快到麼？」

「沒有，」

回答她的是陌生人；車廂裏的搭客，差不多全都是陌生的，她一個都不認識。

她怕啦！到上海之後怎樣呢？在上海，她沒有熟人，也不

熟悉地方。這次她到上海來，實在出於不得已。她那裏情願離

家？家裏有看孩子，怎捨得！然而她又不能不離開長安。長安

真是住不下了，住一天，就得挨餓一天。幾個月來，阿南嫂和她的孩子，便在餓籠中過去的。阿南嫂的丈夫已經死了。死後

，她孤獨地，成天要照管孩子，還要僱長工種田。本來種些田

，也儘可糊口；但那裏知道，年世却一年壞似一年；天下亂得

不像樣，天天鬧兵災，綁票，田荒。前年的田稻雖然收穫好，

可是稻子不值錢，每擔稻祇值二塊八！至於縣裏呢，田稅逼徵

得沒命；徵了航空捐，還要徵救國捐！像她一個女人，她沒有

丈夫，在這時世裏，委實再不能維持；家裏的孩子，要喫要穿

，如果靠種田過活，無疑的，只好一個個等死。阿南嫂明白這

點，所以決定拋棄農作，幹別的事情。可是長安，根本找不到

事做；就是做傭婦，也不過兩塊錢。兩塊錢的工錢，怎麼能養

活三個孩子呢！聽人說，上海是個好地方，容易賺錢，做女傭

也有十塊錢一月。這樣，她便毅然地，冒險似的到上海來了。

「上海是個黃金地……」

她想。

但到上海後究竟怎樣？她沒有計劃。——現在坐在車廂裏

，她的腦子裏，老是惦念着三個孩子和已亡的丈夫。

車到上海，天早已墨黑。空氣是沈重的，鬱悶的，在一片喧鬧中，阿南嫂跟着人走出車廂，她的手裏，祇提着個鑿花布

的袱包，匆促地，步步的走出北站的喉嚨……

上海到啦。

「往那裏去呢？」

阿南嫂踟躕了。

夜的上海是偌大的，繁華的。

本刊次期要目預告

神聖的職業

女詩人盧保華訪問記

農村麟爪

筆

夏郢鄉的丫頭

鄉居雜記

討逆雜記

世外桃源的學生生活

全增版印象

潘乃常

巴黎

虞家潤

傅敬嘉

手稿

黎仁昌

零丁

荆鼎祥

潔人

冒失鬼談話 J.F. HECKER著

第二次談話 (續)

曾迭高華合譯

沙·NARODNIK運動(註二)在上世紀的中葉才產生的，在生還，寫了好些關於他們獄中的生活。

沙·他同其餘的統治者一樣，將這個預言的政治家充軍，在 NAPOLEONIC WARS拿破崙諸戰後，同其餘的西歐諸皇，攜手同盟，成立了所謂 HOLY ALLIANCE。諸位朋友，世上沒有一個統治者肯自願放棄他的治權，除非有新的力量起來替代，因此，我們布爾扎維克都深信革命的力量。革命就是利用新的力量來對抗反動的力量。

改革主義者：我想我們應當將那些陳舊的獨裁專制政治和共和政體分別而論。後者是用憲政的力量來促進社會進步，同時避免革命的。

銀行家與議員：(不約而同)對的，對的，這是我們的意思！沙：但這不是我們的主張。無論什麼統治階級，不論他是什麼政體，決不肯自願放棄政權的。專制政體如此，資本主義下的共和政體或假民主政體都是一樣的。

人性學者：博物院中所陳列着的一切，最能感動我的祇有 NARODNIKS 的偉大精神了！

扶輪會會員：是的，這般可憐的人們被禁錮在漆黑可怕的牢獄裏，他們的手足都被鏹鎖所鎖聯在地下。請你告訴我一

些關於他們的事情，這一定是很有趣的。

教授：(略含怒意)你可以讀他們的自傳，就會知道的。NICHOLAS MOROSOV, VERA FIGNER 等都能從獄中

尼可拉斯第一嚴酷和黑暗的高壓政治下發展的。從哲學方面說，這運動是與左派黑格爾的運動相關連的。因為黑格爾的哲學在俄國有牠特殊的發展。國家主義派與革命主義者都受了牠的「烟司波利純」。拿破崙諸戰 NAPOLEONIC WARS振醒了俄國的貴族們覺悟到專仿西方是不夠的，他們要造就藝術，文學，哲學的國家化，因此成就了所謂 SLAVOPHILISM 斯拉夫式的文化運動。當時雖也造就了很多光榮的著作家，哲學家，可是這運動的本身是反動的。在純粹國家思想的找尋中，他們對於舊時的封建制度，教會及專制獨裁政府等頗加譽揚，以為這些都是新文化的柱石，一方面接受了黑格爾的辯證哲學，同時他們以為黑格爾從德國民族新理會到的 WELTGEIST (THE ABSOLUTE SPIRIT) 應更進一步，成為 (MYSTICAL METAM-Psychoysis of the ABSOLUTE) 而他們以為這至高無上的一切 WELTGEIST 能在俄國重見，成為解放人類，引進光明的前鋒。

改革主義者：可否請你提出幾個斯拉夫主義 SLAVOPHILISM 的思想家？

說是其中的思想家。還有一位 ODOVÈVSKY 皇子他在一世紀前寫了一本書，我正在讀，其中有一段很可表現

他斯拉夫主義 SLAVPHILS 的色彩。

『我敢說一句話，在目前或許是可奇的，在幾年後確將成為事實的；就是西歐的文明是在趨向崩潰，我們，俄羅斯人，却不然，我們是青年的，有生氣的，而對於歐洲的罪惡傳染得很少，我們的任務很重大，我們的名字是註定在必勝的碑上；科學的，藝術的信仰的勝利是等待能我們去建設在崩潰的歐洲的虛墟上』。

教授：這位皇子的話不是空虛的。我們看了 Spengler 的，西方文明的崩潰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便可以知道了。

沙：不是莫斯科派哲學家 Muscovite 都同這班斯拉夫主義們一樣抱者國家主義的。一部分人們，我們所以稱作俄國的左傾黑格爾派，雖也抱了俄國應由俄國人做中心的熱忱，可是對於斯拉夫主義們的主張回復教會與獨裁專制政治是不贊同的。他們以為這些是封建的餘惡，應用社會革命來掃除的。但是，他們也相信共產的社會能在農民社會裏演進出來的，而從俄國可以免除那資本主義的桎梏了。他們以平民為最有希望，所以叫做 Narodiks 從拉夫主義者不同之點就在他們贊同西方的文化，並深信西方的文化能和俄國的融合一爐。因為他們信仰西方文化，所以在俄國也有稱做西方主義的“Westenists”，他們也服膺黑格爾的哲學，同時也深受弗爾白克 Feuerbach 的影響，雖然他們沒有發展成革命化的理論，至少也可

以說是俄國社會主義的先進者。

人性學者：昨天你說弗爾白克也是人性主義哲學家，那末，俄國初期的民族主義運動 Narodiks 也可以說是人性主義的運動了。

沙：不差，當時最初的一位人性主義者 V.G.Belinsky 在一八四年便死亡了，存年祇三十八歲，當時俄國的智識界都很惋惜他的。他的寫作及文學批評的天才，在俄國文學中沒有人能同他比較，至今還是傳誦不輟哩，在他短短的生命中，他很快地認識了一般形而上的浪漫派哲學家， Schelling, Fichte, Hegel 等等，更進而認識了弗爾白克 Feuerbach；在他死的時候，差不多已抓住了更合科學化的辯證的實利主義，就是以後馬克斯同安琪兒在西方所發見的。Belinsky 還感化了很多的年青智識界的人去繼續他的工作。

改革主義者：你看這些思想家中那一位最有價值？我們對於初期的俄革命思想及其發展簡直知道得太少了。

沙：要知道目前的革命思想當然應參照過去的一切。我們方才所討論的時期對於以後幾代的革命思想實在有很大的關係的。我們不應忘了 Alexander Herzen，生于一八一二年，是一個貴人與賤女因浪漫的結果而生的。（註三）扶輪會會員：這是怎樣的一種婚姻？

（待續）

小探偵



樊達因著

家極譯

第十三章 第三次的悲劇

(十一月二十八和十一月三十日)

下一個星期日的晚上，十一月二十八，麥根請毛倫和葉達到推浮生俱樂部去作一個非正式的會議。范思和我也去跟他們一塊兒吃飯的，我們去時，他們兩位也剛到。我們退到俱樂部裏一間休憩室的角落裏；就討論起陸氏案子來。

『我弄得有些胡塗了，』毛倫說，他的聲音比平日更加來得低，『在我們的探察中，一點也找不到一個集中的焦點來。我以為我們至少有百把個線索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但沒有一個普通的兇案總有許多線索可尋，就連那正確的端倪也不會老是躲藏着的。但在這個案子裏沒有東西可以使我們歸納起來得到結果的。』

『他家事實的本身，我得說，』范思加入了說，『構成了這案子的特殊性質，那是不可忽視的，你知道。這是重要的線索，假使我們祇要能確定了牠的特殊現象，我想我們已上了解決的路了。』

『那是個絕好的線索！』葉達嘆着。『你得到了什麼線索啊，偵察長？』毛倫問。『哦，一個好線索，』我說。『那

是什麼？』毛倫問。『那種事實還在進行着呢！』我說。

范思微笑着。

『你太拘泥了，偵察長！我憑着我坦白的能力所要表示的是如此：當我們找不到一個案子的線索時，把每件事都認爲線索是不錯的——或者簡直看爲疑團中的重要分子。可以斷定的，最大的困難是要把許多明顯而普通的小事件找到一個共同關係。我以為我們至少有百把個線索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但沒有一個和其餘的有些關係的。這事情和世界上其餘許多的疑難事情一樣，許多的小的關鍵不能集合成一個有意義的結論。解決者的責任是在把牠們聯絡起來。』

『你能在百把個線索中數出十個八個給我聽嗎？』葉達譏刺地問。『我當然願意爲這有些眉目的事去努力的。』

『你都知道的了，偵察長。』范思不願自己也像對方那樣做出要關意氣態度來。『我得說，從第一次發生事變以來的各種現象你都可當爲一種線索。』

『真的！』偵察長重又陷入了悲慘的情緒中。『那些腳迹，那手槍的遺失，那利士聽見客廳裏的聲音。但我們曾極力找尋

，仍沒有用處。』

『哦，這些事情！』范思吐出一縷煙來。『是的，也是一部分的線索。但我特別注意陸家的各種特殊現象——那環境組織——那情形的心理分子。』

『別把你那心理學說和神祕假定來使事實離得太遠了。』麥根嚴厲地插進來說。『我們得找一個實際的端倪，或者能使我們得到解決。』

『但，麥根老先生，除非你能把許多混亂的事實找到一個條理時，才能解決呢。僅有的辦法是你得採取一個細心的分析方法。』

『你告訴我幾個有意義的事實看，』葉達爭執着，『我馬上就可以把牠們連絡起來的。』

『偵察長的話不錯。』麥根說。『你認為我們還不會得到一些顯著的事實來着手工作哩。』

『哦，有着更多的呢。』

毛倫直立起來，擠小了眼睛。

『你是什麼意思，范思先生？』很明顯的，范思的話擾動了他同意的心弦。

『事情還沒有過去。』范思用一種特殊的陰鬱態度說。『這戲還不會完結。在揭破這怪誕的黑幕之前，還有悲劇要發生呢。最可怕的事情是沒有方法阻止牠。沒有東西能制止正在進行的恐怖。那還在進行。』

『你也覺得那樣！』毛倫變換了他那平常的音調。『我的天

！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有這樣可怕的案子呢。』

『別忘記了，先生，』葉達似乎說笑地辯論着，『我們日夜派人看守着呢。』

『那也不見得穩當，偵察長，』范思說。『兇手早已在屋裏了。他是那死氣沈沈的環境中的一員。他在那裏已好幾年了，受足那種惡空氣的營養。』

葉達抬頭來。

『他家的人？你已經說過一次的了。』

『不一定。但有一個人是給老大白那種意志所釀成的惡空氣沾染上了。』

『我們得支使一個人在他家留心有各種的事情，』毛倫提議。『並且，很可能使他家的人分散或搬到別處去。』

范思慢慢地搖着他的頭。

『放一個探子在他家是不中用的。他家每一個人豈不都是探子嗎，互相監視着，用恐怖和猜疑監視着？至於他家分散的問題呢：不僅你能找到陸太太掌了經濟的大權，是個牢不可破阻礙，但你能找到他家每一個人在大白意志的結果之下的組合情形。他死了二十多年。大家連一隻洋都沒得到手，我知道。就是你把分散他家的事做成功了，封鎖了那座屋子，你仍沒有驅逐掉那個兇手。除非他自己的心裏經過一番肅清後，這件事是沒有一個止境的。』

『你仍在說着神祕的話嗎，范思？』這情形似乎已觸怒了

麥根。『我們要到他家去貼一些符籙嗎？』



君理

布衣到處碰壁　君理
　　際此高呼「布衣運動」之時。下走特地跑到三友社定了
一件三減雜也納長袍。僅化了四算頭真所謂「價廉物美」
的了。家慧說「理，你真做布衣救國運動了」前日披閱報紙
中載着××公司大減價襪子部絲襪一元三雙，下走馬上趕到
目的地，果然堆着不少絲襪。
我我就開始挑選，選來選去總是寸碼不合。約摸三分鐘過程中，
那位髮光可鑒的售貨員扳着一副尊顏嚷道「喂！碼子小的
有要賣三元一雙！」他說時好似嘲笑我外表重要部份僅四元
代價，這腳下六分之一的小部
你能化三元代價嗎？」我連忙
應稱女店員「先生，你要買便
宜貨到那邊，買一元八雙的線
襪吧！一昨下走到一家酒樓去

買醉，就要一小盤排骨一斤花雕，獨自飲酌，臺信不時來閒，先生阿要點啥菜，我同他夠了。末了我就對他說，你代我來一碗鹹菜竹筍湯一客白飯。余生平最嗜好的就是「湯」，那日來的湯是一只最小淺底高腳小中碗，沒有喝了幾口就告罄了，我又叫他與我添些開水加點鹽，他把碗捧着手中，在下樓時口裏喃喃道「穿一件布長衫搭的啥個架子，停一歇撥小賬一定是哭鬼（客客）」。諸位讀者：假是我在這兩次遭遇時，穿着綵地綢××……甚致西裝，他們對於我恐怕不是這樣吧！我這件布衣不知撞壁到幾時呢？

希編輯先生今後多載一些有生氣的帶着活力的或者足以引人入勝的作品。

（算是吃烟室的談話）

記者答：足下想廣州人，故不以爲奇，實則電燈不明，乃是一極大之問題，西方文明流入中國者，大都有此種電燈不明之景象。倘使我們能仔細想，則在一粒沙礫中，也可窺見世界。十日談現狀，在編者心目中，不承認如足下所說之不行，還可以請全中國的讀者說一句公道話的。至於有生氣有活力的文章，編者是極願多刊載的，這一點想來讀者一定都感覺到。足下的忠言，是很感謝的。

迎活佛

孕婦一人（這里確實無法處置，小茶館遂議論紛紛，車應廢止。創流之孫福熙先生不（五，十二記）

皇后之分部

一抑三，度量衡制近已改革，這是名連婦壯。附近新稱真是「斬命稱」，蓋彼對結論說：新稱的使用實感不便。她又說不文明說新稱是十二兩一斤的，但十三兩一斤的新稱仍舊有的。

「皇后」是連婦壯的古認都稱他，他是並不惑」而完的。倘出名的古國府新獻之一；但我的傭人說：新稱真是「斬命稱」，蓋彼對新稱的使用實感不便。她又說不文明說新稱是十二兩一斤的，但十三兩一斤的新稱仍舊有的。

北平的五月

高慶豐

；有胸部之皇后焉；有腹部之皇后焉；有臂部之皇后焉；……此種廢登之舉，影響極宜效法。（露）

北平的五月

Digitized by srujanika@gmail.com

，都比不上以前這種的豐富和生動！例如，像最近二十六期中「廣州的電燈」，這一類的文章，試問有甚麼價值或興味？爲甚麼要登載這樣淺薄無聊

班禪大師在靈隱做道場的
頭兩天，黃天不祐，天下其雨。
○黃包車夫謂：班禪大師何不
作個寶法，叫天公大放晴光？

紫屏

杭州話
柴屋

- 284 -

總直沒有一天不國難，說起來也倒奈熟人，整天抱頭大哭，也無濟於事，倒不如借此陽春

甚麼游藝會，總之是要與紳商比美。

廣東學生

李三郎

的貴族階級便這樣地了。（一）當然一切的事，都要為民父母的官來首創，方能普及。如新生活運動是。在北平，五月開玩的首推袁良市長，於顧和園大約各國公使賓館，並請燕大女生任招待之職，可謂關矣！因之燕大提出反對，袁良觸了一鼻灰。

（二）當然市長都玩，有錢的也可以玩玩，步後塵的便是東城金魚胡同那宅是堂會。那家本係前清遺族，家資巨萬。當日是那老頭子八十壽日，遂約北平名劇班替它演唱，接下不提，單說在堂會中以二千元一冊寶馬，請余叔岩老板；二千元都未曾來，由是可見老不死的老頭子如何的奢侈了。（三）便是作軍衣行的馮氏。起初他是個四塊錢的本，現在已是推有三百萬的大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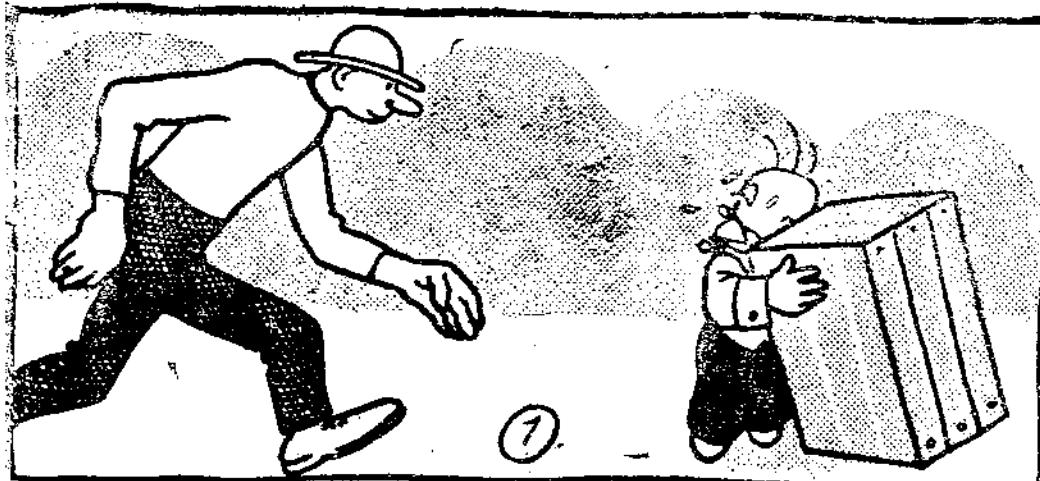
（四）紳商，官老爺，都大來堂會，花費五萬元以上。於是之美；知識階級，更不當落後，於是歐美同學會舉辦了。

（五）何應欽也來了。在北平坐了一帝。中南海公園一往，北平人決不敢再去公園走走。門前凶凶的武士，使人腿寒。當此五月，百花獻媚之時，當然也要欣賞一下，何代委員長。不是自私人，遂於最近約各國公使來園賞花。一來聯絡，二來可以誇耀自己之光榮。昔日皇帝的殿，當今也住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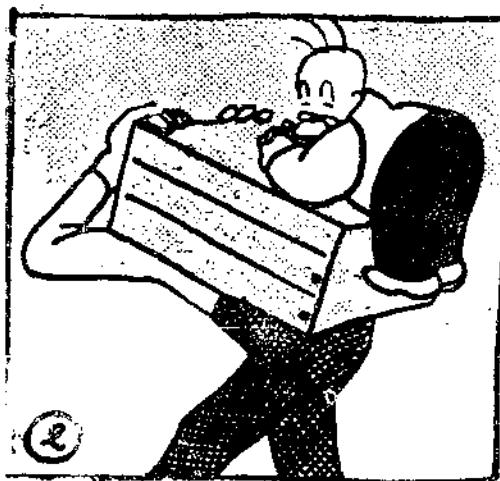
過去，廣州學生代表聯合到南京請願出兵抗日去，這確是廣東學生比北方人較為勇敢的，愛國的優點。但在這個救國的場所下却鬧了許多笑話，因為爭奪女同學便在上海打起架來，還給當局警告一番。總之，壞的事情在這機會裏盡量地產生，把整個廣東學生的人格完全破產，給北方人許多壞的印象，尤其是給外國人不好的印象，多麼慚愧呀。

一天，我和蘇君到霞飛路的一間小書店去。看見幾個廣東學生在調戲一個女店員，狂態百出，良久不去。弄得人家討厭起來，說是沒人格的。連我們在場的也不好意思起來啦。這樣，我們知道，廣東學生到什麼地方都一樣地有不好的印象給人家的。這總是現代的教育破產，從小小的學生時代，家庭教育時代，已經受着不正當的或是不嚴格的訓練，有錢的人家放縱他們的子弟，所以有這麼的收穫（？）不曉得讀者也有什麼感想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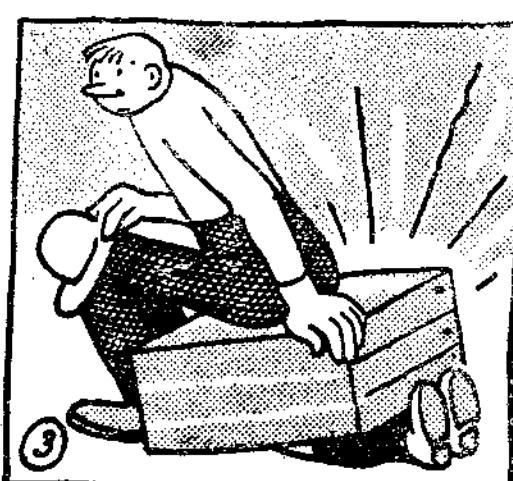
安得生



①



②



③

果報錄

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此中國受佛教影響之果報哲學也。各種善書上均有淫人妻女妻女人淫等之話說，無非勸人為善罷了。但果報一定昭彰，也是未必，因天下並無此種公平道理。可是安得生氏就吃了虧。

編輯室

遠東運動會的選手們回來了，田徑賽的果然免於吃鴨蛋，是可以說健兒爭得了一點光榮了。這個遠東運動會被日本破壞解散了，這又是當然的歸結，不過中國當局又在鬧著申訴於各界運動會，這又是九一八後申訴於國聯的一場滑稽戲，又何苦來。不參加什麼運動會又何妨，我們崇敬光榮的孤立。但這自然不關我們什麼事，現在的所謂業餘運動，原不過有閑人的一種消遣，和一般勞苦大眾是無關的，此種事，由他們去胡鬧吧，我們不必去顧問。

暑假期快到了，幸運兒的學生們自然得有放假機會，但一般人仍不免於埋頭工作，當然也有人會到避暑地去遊散，請告訴我們青島廬山莫干山北戴河等的風光好嗎？我們想就在紙上避暑一下呢。這也是窮人的窮開心，倘窮人而沒有這一點窮開心，天下將有造反不絕了。

學校生活特輯已出版，頗為學生界所注目，沒有觸氣還是學生的人，看看重溫舊夢也不差，倘使能因此而振作努力，便是意外的收穫。我們的同志都要能互相策勵，才是。外邊對於吾人的中傷，是沒有什麼可怕的，不見我們的同情者越來越多嗎？

華北的通車通郵大概快成事實了，本刊既決心不談政治黨務，也不能有所論評。這是應當的，縱使你論得體無完膚，又有何用，奈事實何！所以我們要有自己的力，倘使自力充足，何能受東洋小鬼之侮，我們要有力，我們要準備培養這個力！等這個力充足之後，我們將無敵於天下。